

忠文王紀事實錄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咸
淳七年吳安朝等刻公文紙
印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三釐米寬十五·二釐米



宋南忠文王行實錄

江蘇蘇州府
文蔚閣藏
乾隆七年

藏圖先生七十歲小影



民國二十年五月十日

藏圖先生七十歲小影



民國二十年五月十日

宋本忠文王紀事實錄書後

本書紀岳鄂王事凡五卷。字太學明善齋學生廬陵謝起巖輯。前有景定癸亥起巖自序。標題為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本末後有咸淳七年太學明善齋諭學生吳安朝跋。卷一高宗宸翰。後附追封鄂王及將佐等告詞。又景定時中書省牒文及改謚忠文告詞。卷二卷三行實編年。卷四行實紀遺。卷五奏議。景定列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板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為錢桓。及于徐。東。明。昌等。姓名一字。收藏印記。有錫山安國寶藏。子高文房之印。晚香閣記三印。函面金牋。題乾隆己酉。賜徑廷講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直閣事臣紀昀三行。

按宋史淳熙五年九月。賜岳飛謚武穆。寶慶元年二月。改謚忠武。蓋以孔明之與漢。汾陽之與唐。取二謚之美。以旌異之。至忠文之謚。世不盡知。或且疑其不類。惟近時錢汝雯新編鄂王年譜。引岳廟志略。及明金忠士請金佖

祠額疏。知德祐元年有賜謚忠文之典。然詔
敕無徵。月日不詳。姑以傳疑而已。今得此書
觀之。則太學錄學生楊懋卿等申文已詳
叙尚書省牒中。更以吳安朝跋證之。始知太
學為鄂王故宅。司土之神即王也。其祠名
靈通。其神為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懋卿
等。因請以八字侯封。改昇王爵。太常寺議賜
名忠顯祠。其封號原擬文忠。又以二字恐與
先聖相類。因先忠後文。以示有別。其後詳
載忠文告詞。與王父子將佐加封告詞。其
時則景定二年二月也。祇以事出晚季。宋社
旋墟。此書既少。流傳典故遂歸湮滅。致令
考古者說為異聞。紀事者存為虛說。亦
可歎矣。

考謝氏此書。其自序言。昨得與忠文諸孫
同筆硯文。見其鄂國金佖有編宸類浩繁
備仍其傳記纂而為要之提云云。知當時
編輯。純取材於金佖粹編明矣。今以本書
與粹編對勘。則所錄高宗宸翰行實編
年。與夫行實拾遺。其文字同。次第同。第其

稱謂改先臣為王耳。然取浙刻粹編本。逐卷細校。則訂謬補佚。幾於不可勝計。蓋近刻粹編。皆祖明嘉靖本。其所據宋元舊本。以年深板蝕。字多損泐。且展轉散佚。闕板至數十番之多。余頻歲游杭。仰瞻祠墓。追念孤忠。因有校定粹編之志。遂尋求宋元古刻。雖殘篇斷卷。亦所不遺。而所補闕文。曾不及半。茲取實錄參校。凡粹編自卷一至卷九。所有奪文訛字。訂正一清。舉其學文大者述之。如卷四行實編年。崇寧二年。

下脫王初歲遺事一則。葉二百八十字。宣和六年春三月賊下。脫首張超二十二字。卷五紹興元年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下脫紹興二年壬子歲事實。二百六十三字。紹興三年。撫黃勞再三句。下脫。葉二十字。沿江制使下。脫六十四字。卷六紹興五年。窺觀上流。程下。脫一葉。二百四十七字。卷七紹興七年。此皆宣撫岳飛下。脫三十六字。卷九遺事中。一時名人才士下。脫一百七字。秦國夫人遺事。脫八十字。諸子遺事。脫六十七字。昭雪廟謚門。

皆悲感歎服。下脫六十八字。追封張憲告祠
下脫三十二字。咸賴以補完。通得一千一百八
十二字。而追封忠文牒文告詞及妻子家屬
故將封告之詞。為他書不見者。又二千餘言。
噫。可謂夥矣。

此書傳世最稀。罕秘特甚。編撫古今書目
皆未入錄。明徐階之岳廟誌。徐縉芳之精忠
實錄。亦未述及其書。以官牘紙印行。細審紙
背。有洪武九年岷縣申文。洪武十一年紹興
府冊籍名字迹。知明初其板尚存於浙中。

是此書刻於宋季。印於明初。經錫山安氏之
珍藏。不知何時。乃歸於內府。至乾隆五十四
年己酉。始出以賜河間紀文達。公光緒以來
文達遺書。稍多散佚。此書為臨清徐梧生
監丞所獲。迨共八九年間。徐氏藏書又出。
余乃於內城帶經書坊獲之。其流轉大略
可攷見者如此。去景定至今。越六百七十餘
年。經歷四代。若存若存。至乾隆時。幸出塵
霾。上邀宸覽。然深鎖禁庭。未得登名祕
閣。蓋高宗頻事南巡。諸臣多獻祕籍。及迴

鑿以漆多付重裝遂皆別度余嘗故宮書
庫時常見古書微有簽題多出天祿琳
瑯琅之外此書宜亦類是及文達拜賜則
四庫全書告成已近十年無由補錄其沈
埋埋沒又百餘年逕今至日乃藉余手表
而出之抑何幸歟夫孤本秘冊已自足珍
矧其告詞可考史籍之遺其文字可補故
書之闕天假奇緣錫茲瓌寶不僅珍之
什襲更將傳之萬本爰詳攷始末以質
方雅且冀當世嗜學好古之士謀所以
廣其流傳為此書續命則匪獨余一人之
私幸已也

忠顯廟忠文王紀事實錄本末

序



王忠孝出於天資功業存乎

社稷萬古在後諒亦知其列也誰
歟厄之我

國家思所以雪深而日熙者直與
巍然衮冕不祀威魑同科厄果
終厄乎哉

今皇帝紬功繹德闡幽燠懿辟
雍湯湯兒像堂堂彼得祠於他
所者莫之與京且暢其忠義之
氣充之以脉斯文忠文徽號視

疇昔武穆為有加

意向所寓亦可觀矣皇無欲令先
岳之兮有相之道壹是金材以
副時需豈止使之能擇禮樂以
陶吾民於天下治而已故事事實
之有本末

王所以垂竹帛而詔今傳後者
竊志之久矣嘗嘆其在

國史者不易見在家集者不及
見在將傳者不殫見幸歲昨得
與

忠文諸孫同筆硯交見其鄂國

金作有編表類浩繁借躡仍
其纂記而為要之提誓書一通
以置之
側筆甫既自念
王之行事在

國史在人心固不增損於是集之
有無也然有忠義於肝膽者庶
其一閱於目則必將有激於衷
而為之憮然景定癸亥元正

太學明善齋學生廬陵

謝起巖序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一

高宗皇帝宸翰

紹興四年

復襄陽四詔

援淮西二詔

紹興五年

平楊么二詔

還屯武昌一詔

紹興六年

督府視師二詔

移鎮襄陽一詔

起復一詔

按邊一詔

援淮西三詔

出師襄漢三詔

撫問賜器物一詔

降槍樣一詔

紹興七年

招僞官吏一詔

合軍二詔

乞解兵柄三詔

乞本軍進討一詔

招酈瓊一詔

乞建都上游一詔

行邊一詔

屯九江賜燕勞一詔

紹興八年

和議一詔

紹興九年

戒招納一詔

紹興十年

出師三詔

接順昌六詔

議建儲一詔

進取二十一詔

班師二詔

入覲一詔

紹興十一年

接淮西二十五詔

紹興四年

春三月王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
通虜好重於深入御札命王母出李橫所守界

勅岳飛矧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
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
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犇之際謹無出李
橫所守舊界却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
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置使可守
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
賞賞典以旌爾功故茲筆諭無慢我言十四日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 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爲王
援復賜 御札

勅岳飛朕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
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
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閔報也
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舞士氣所向無前
孰能禦哉二十一日

夏五月進兵襄陽以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賜
御札問方畧

勅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

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亂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來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權之策來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急難能守適足以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鋒壘萬無劉豫爲運糧之理今旣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強弱卿可厚以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茲筆喻深且體悉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

御札問方畧及喻

王爲誘敵之計

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求我師大獲勝捷乃知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僞齊事勢強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畫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大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已雖直贖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

制

冬十一月虜僞合兵大舉入寇邊報急賜 御札

趣王提兵東下

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
終不安心卿宜悉之

十二月提軍趨合肥御札撫問

卿義勇之氣震怒無前長驅濟江威聲遠暢宜奮揚於我
武務深得於敵情既見可乘之機即爲搆虛之計眷茲忠
畧豈俟訓言深念勤勞往加撫問

紹興五年

夏四月奉 詔平湖寇揚么至長沙賜 御札

近得奏知卿已至潭州時方盛夏將士良勞朕以湖湘之
寇逋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
綏靖一方聞卿到彼措置得宜朕甚嘉之然今去防秋不
遠若此寇旣平則可以專意扞敵更宜多籌決致成功此
朕所望於卿者其他曲折張浚旣至軍前可就議也二十
三日

六月大破揚么寇湖湘悉平賜 御札褒寵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已肅清紓朕顧憂良用欣慜非
御威名冠世忠畧濟時光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

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
恩感薰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
規畫嘉歎不怠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緩輯以安
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沒必已與卿計之熟矣或有陳
請可具奏來

湖湘平遠屯武昌賜札令王豫備

勦岳飛武昌控制上流淮甸只隔一水可多方措置遣得
力人間探無使寇據窺伺即今動息如何莫謂未有警報
而緩圖之事未素定難以應猝卿其用心體國萬一有警
務極力推禦要務務發無少疎虞即卿之功日具的實動

息奏來十四日

紹興六年

春 詔宰臣張浚出視師賜 御札

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雖夙宵自勵冀恢復於丕基
而茲究未銷尚憑陵於方夏殆欲親蒙矢石身屬囊韃報
兩宮遷越之讎拯百姓流離之苦坐新嘗膺疾首痛心十
年于茲終食屢歎今季率輔督護戎昭而卿以柱石之資
總貔貅之衆居懷憤激期于過平然念王者之師本於伐
叛天下之將專以靖民俾號令之申熾慰雲霓之後望毋
窺近效有害成功必使部伍無譁田闔不擾副我撫綏之

意共成戡定之功舍爵策勲朕不敢忽故茲親筆卿宜悉之

張浚既出視師復賜 御札申諭眷倚之意

朕以 父兄蒙塵中原陷沒痛心嘗膽不敢皇寧已命相
目往專經畫正賴爾等深體此懷各奮精忠勉圖報效儻
有機會無或後時所冀 二聖還歸故疆恢復用副朕平
日眷待責成之意

二月督府議進屯以圖中原王遂移鎮襄陽賜

御札令勉諭將佐

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今西南之重實占上
游既已委卿移屯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敷
喻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義戮力一心協贊事幾庶克攸
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三月丁母周國夫人姚氏憂賜御札趣 起復

比聞軍中奏知卿奄遭內艱倚注之深良用震怛然人臣
大義國耳忘家移孝為忠斯為兩得已降制命趣卿起復
宜體幾事之重畧常禮之煩無用抗辭即祗舊服乘吏士
銳氣念家國世讎建立殊勲以遂揚名顯親之美斯孝之
至也故茲親筆諒悉至懷

朕聞邊境患給餉者不時至賜
以幣以賞罰

朕將遣大兵臨邊境軍須調度不可愆時應守令
措置運不擾而辦者卿可具名來上當議褒擢其或不
度致悞國事亦仰按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貸

九月還至武昌偽齊兵犯淮西有 詔提軍東下
時王目疾甚張浚以聞詔遣僧中印皇甫知常馳
至軍療賑賜 御札勞問且趣其師

近張浚奏知卿病目已差醫官為卿醫治然戎務至繁邊
報甚急累降詔旨促卿提兵東下卿宜體朕至懷善自調
攝其他細務委之僚佐而軍中大計須卿決之如兵之在
遠者自當日下抽還赴此期會想卿不以微疾遂忘國事
朕將親臨江滸矣併悉之

淮西寇已遁賜 御札止 東援之師且勞問
目疾

比屢詔卿提兵東下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喻張浚從
長措置卿之太軍未湏遽發也如聞卿果以目疾為苦不
至妨軍務否近差醫者疾馳往卿所省視卿宜省思慮謹
藥餌安靜調養至於求閑之請非朕所知難累請無益也

伏乞親筆以示眷懷

前詔未拜王已力疾提軍至九江奏至玉音宣諭
輔臣以王有尊朝廷之義復賜 御札嘉獎且命
為乘機進取之計

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
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
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

冬王奉詔遂出師襄漢賜 御札

覽奏知卿出師漢上規模素定必不徒行方冬遠涉將士
良苦卿更勤加撫勞用副朕意

師至襄漢賜 御札撫問且諭以勉力遠圖之意

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戎衣再臨襄漢顧霜露之冒
犯想徒御之勤勞深副簡知自宜神相朕當食而嘆中夜
以思非我忠臣莫雪大耻所祈勉力用究遠圖卿目疾邇
來更好安否故茲親諭想宜悉之

初王下商虢至長水得糧九十七萬俘獲甚衆會
淮西有警遂還至是復與偽齋戰于何家寨于白
塔于牛蹄皆大捷賜 御札獎諭且申述前功

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乃
俘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

嚴漕輓督責計臣俾遠赴於師期庶士無於飢色卿其勝敵益戒用心愈剛毋少狃於前勞用克當於大敵但使先聲後實我武旣揚將見左枝右吾敵人自病朕所望者卿其勉旃

十二月大雪苦寒遣賜器物傳宣撫問兼賜御札戰鞍繡鞍各一對龍涎香一千餅龍茶一合靈寶丹一合鐵簡一對賜卿至可領也

降槍樣至軍中賜 御札

卿軍中見長槍似未盡善此物須是銛利勁決即用之借助人力今降槍樣去可依此製造盡改舊樣不用

紹興七年

春旣下詔招陷僞官吏乃賜王御札令以德音敷諭

朕惟中原官吏皆吾舊臣迫於虜威中致睽絕豈棄君而從僞實權時以保民罪由朕躬每深自咎儻能懷忠體國率衆來歸當議因其官爵更加褒寵罪無大小悉與寬除天日所臨朕言必信故茲親筆所宜悉之

卿可作恭被親筆手詔移檄中原州縣官吏

復賜 御札命王詔諭僞齊親黨

劉豫親黨有能察時順理以衆來歸自王爵以下皆所不

文罪無大小一切寬貸卿可多遣信實之人宣諭朕意

三月王扈躡至建康召至寢閣王音宣諭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王頓首奉詔時劉光世罷兵未知所付聖意屬王議既定賜 御札令付王德等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又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耻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吝勳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儻違斯言邦有常憲

王既奉詔復抗疏論恢復大計時秦檜力主和議聞王將合師北討懼其成功謀奪所領光世軍從

中沮撓前議遂寢乃賜 御札

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湏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

王至督府與張浚論劉光世軍力言張俊呂祉王德皆不可付恐士心不服或以致變浚疑其有自營得軍意王乃即上章乞解兵柄賜 御札慰諭且封還奏劄

奏劄復還卿國事至重要當仔細商量期於有濟可速起發見張浚仍具奏來

王復上奏懇免乞持餘服賜

御札付

再覽來奏欲持餘服良用悼然卿忠勇冠世心方倚卿以恢復之事近者探報計狂狡將窺我兩淮一賴日夕措置有以待之卿乃欲求閑息豈所望哉張浚過淮西視師卿可亟往商議軍事勿復再有陳請今封還元奏故茲親筆宜體至懷

王懇免不止詔遣中使宣請張浚所議軍事賜

御札再還元奏

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良深嘉歎國家多事之際卿為大臣所當同恤見遣中使宣卿赴張浚處詳議軍事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其勿事形迹以濟功勳今再封還來奏勿復有請

王議事畢奉詔還屯復上奏以為豫通誅盜據

中土歲月滋久汙染漸深宜及時攻取以除腹心患乞不假濟師止以本軍進取賜 御札褒

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正賴卿等乘機料敵力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可保全勝卿其勉之副朕注意

秋七月張俊揚沂中之旨至淮西鄆瓊等與六不服遂殺呂祉以軍叛降偽蘇賜 御札

招捕

國家以疆場多虞已及防秋比降拍揮除張俊爲淮西官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而廬州統制官酈瓊意謂朝廷欲分其兵馬遂懷反側不能自安於八日脅衆叛去朕已降詔開諭招撫兼遣大兵如無歸意即行掩捕卿宜知悉比覽裁減官吏奏狀知卿體國愛民之意深契朕心嘉歎無已

王前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既奉詔方整兵北鄉復上奏請建都上游以瞰中原以示聖意之所向會淮西軍變因賜 御札報諭令俟機會

覽卿來奏備見愛君忠義之忱朕懷國家之大耻竭盡民力以養兵訓戎恢復之事未嘗一日少忘于心但以近者張俊謀之不威淮西兵叛事既異前未遑亟舉而議者謂朕當不常厥居使敵人莫測建康臨安以時往來固不害爲恢復之畜也唯俟機會以決大策地遠不得與卿面言卿其益勵壯猷副 朕責成之意

王奉詔不復出師第行邊備守 朝廷猶以上流爲慮賜 御札令王飭備

卿盛秋之際接邊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 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慮長江上流

帶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蘄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豈待多言

王奉詔以舟師屯九江為淮浙聲援既至御札撫問且遣駙使燕勞

比降旨令卿領兵應援淮浙庶幾王室尊安中外寧謐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憫勞跋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諮賜卿茶藥酒菓及燕犒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

紹興八年

秋奉詔入覲時虜人方議通好王因賜對力言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且謀國不戚恐貽後世譏議及還屯飭備益嚴已而卒許虜和賜御札報諭因其戒謹之意復寓聖訓

朕昨與卿等面議金國講和事今金人已遣張通古蕭哲前來議和朕以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遠夙夜痛心不免屈意商量然卿等戮力練兵國威稍振是致敵人革心如此卿等之功朕豈可忘若境土來復自今尤當謹飭邊備切實體朕此意益加訓練兵馬常作不虞之戒以圖永久安固付此親札懇且知悉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賜御札報諭歸功王
今月二十七日已得大金國書朕在諒陰中難行吉禮止
差宰執代受書中無一須索止是割還河南諸路州城此
皆卿等扶危持顛之效功有所歸朕其可忘尚期飭備以
保全勛故茲親札各宜體悉

紹興九年

朝廷得金人書歸我河南地虜好方密令毋得過
界招納

朕委任卿嚴飭邊備唯是過界招納得少失多已累行約
東丁寧詳盡今後雖有三省密院文字亦須繳奏不得遣
發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紹興十年

朝廷得謀報虜人果有意叛盟賜御札令飭備
昨因虜使至慮傳播不審妄謂朝廷專意議和是用累降
旨嚴飭邊備近據諸路探報虜人舉措似欲侵犯卿智謀
精審不在多說更須曲盡閔防爲不可勝之計斯乃萬全
朕比因傷冷作疾九十日不視朝今則安和無事慮貽卿
遠憂故茲親詔宜悉

夏五月虜人大舉入寇王聞警即奏乞回陳機會
已詔諸大帥進兵賜御札不許趣王乘機破敵

仍問計

覽卿來奏欲赴行在秦事深所嘉歎况以戎事之重極欲與卿相見但虜酋在近事機可乘已委卿發騎兵至陳許光蔡出奇制變因以應援劉錡及遣舟師至江州屯泊候卿出軍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卿憂國康時謀深慮遠必有投機不可淹緩之策可親書密封急置來上朕所虛佇也

時河南盡陷復詔趣王與諸大帥進兵賜 御札令乘機措置招納

金人過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情激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敵未至復賜 御札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固京師

金人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梧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撤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拒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况卿忠義謀畧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河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

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王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奏聞
未至六月札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 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
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
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住滯

王之奏未至復賜 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
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挫劔即於國體士氣所係非
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

十五

悉

王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詣在所面陳機

密御札不許力戰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
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浚親率大兵在淮
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
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
來奏事副朕 付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詔以王屢請覲慮妨乘機驛遣李若虛詣軍前議
事賜 御札令王審處機宜且諭以委任之意

余人毋犯來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遠來面議人遣李若
虛前去就卿商量凡今日可以乘機禦敵之軍卿可一一
籌畫措置先入急逆奏宋據事勢莫須重兵持守輕兵擇
劇其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度也盛夏我兵所
宜至秋則彼必猖獗機會之間尤宜審處遣親札指不多
及

朝廷以順昌為憂復賜 御札趣已遣之兵仍令
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入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賊相對日
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呵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
益軍數皇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
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

初王召對罷詣賢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
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
寒心權臣媚忘人言在廷莫敢倡議王獨念聖眷
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虜再叛盟王
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動上
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奏上之大略以
為今欲極度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帶
居以示不

離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 御札

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諭王以
擣虛斷後之策

覽御親書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御識慮精
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久愴然
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倂擾劉錡戰退三路都
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御可
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擣虛斷後取援攻守之
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御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
望已進御秩并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勲垂名竹帛
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御蔽自
朕意想宜體悉

王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賜
御札褒嘉仍諭進取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
去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
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六月終一切了畢
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 御札趣先進兵
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襲擊其

道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御可依累
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
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
便御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

提兵至蔡州賜 御札撫勞仍諭聖意

覽卿奏提兵已至蔡州暑行勞勩益見忠誠許國憂數無
已朕意初欲擒取孽酋庶幾羣醜自潰兩國生民有息肩
之期然則情敵勢必已在御目中遲速進退卿當審處所
宜

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而北賜
御札嘉獎仍諭以委寄之意

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
誼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獲毒恣至高秋馬
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
重緩急盡以委御朕不從中御也

舉兵過蔡所御破竹軍聲大振又遣楊成復鄭州
張憲復陳州捷聞賜 御札獎諭且遣中使宣勞

仍諭聖訓

覽卿奏知已遣兵下鄭州自許陳蔡一帶形勢皆爲我有
又大軍去城寨止百餘里想卿忠義許國之心必期殄

戎虜嘉歎無已然賊計素城以狙詐雖其姦謀不能出卿所料更在明斥候謹聞謀乘機擇利必保萬全兵事艱以前度遲速進退朕皆付之卿也已差中使勞卿一軍未到間卿有所欲前期奏來入覲無早晚但軍事可以委之僚屬即便就途遣此親札想宜馳驅

賜悉

王因奏捷歸功諸將會遣中使詔賜王貴等袍帶各一以褒其功賜御札命王給付

朕嘗聞卿奏稱王貴張憲徐慶數立戰效深可倚辦方今正賴將佐竭力奮死助卿報國以濟事功理宜先有以旌賞之其王貴等各賜燃金線戰袍一領金束帶一條至可給付也

王進兵鄆城賜

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穎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穎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扞并謀絕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畧隨宜處畫朕又欲與卿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兀朮與僞龍虎大王等會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王孤軍深入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於是朝廷得謀

報人以王軍爲慮亟賜 御札令俟隙並舉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回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爲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秋七月師在潁昌王以輕兵屯于鄆城張應韓清復西京趙俊復趙州孟邦傑復南城軍梁興董榮復絳州垣曲縣遂復王屋李寶孫彥戰于曹州于宛亭縣于渤海廟皆大捷中原震響兀朮併兵于東京復以僞龍虎蓋天大王及昭武大將軍韓常

之兵寇鄆城王帥戲下迎擊大破之兀朮復收兵

求戰又大敗殺其大酋阿里朵孛董賜御札嘉獎

覽卿七月五日及八日兩奏聞虜併兵東京及 酋率衆

侵犯已獲勝捷卿以忠義之氣獨當強敵志在殄滅 衆

朕心深所傾屬已遣楊沂中悉軍起發自宿亳前去牽制

聞鑿錡亦進至項城卿當審料事機擇利進退全軍爲上

不妨圖、又不墮彼姦計也遣此親札諒深體悉

鄆城屢勝兀朮飲兵退却捷繼至復賜 御札褒

諭申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寇游

奕迎破賊鋒戕其首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
獨與決戰忠義所奮裨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
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
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
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
二日

兀朮兵十二萬退屯臨穎小校楊再興以三百騎
至小商橋與虜遇大破其師兀朮憤其敗遂攻穎
昌王命子雲以背嵬援王貴戰于穎昌城西虜衆
大敗殺兀朮之子壻統軍上將軍夏金吾等凡六
人俘馘萬計得其雪護關馬及金印七鈕以獻兀
朮僅以身免副統軍黏汗重創輿至東京而死中
原大震王乘勝進兵朱億鎮兀朮收潰兵對壘而
陳王亟奏乞乘機破滅渠魁以復故壤賜 御札
報諭仍寓嘉歎之意

覽卿奏兀朮見聚兵對壘卿欲乘時破滅渠魁備見忠義
之氣通于神明卻敵與邦唯卿是賴已令張浚自淮西韓
世忠自京東擇利並進若虜勢窮蹙便當乘機殄滅如茲
謀詭計尚有包藏諒卿亦已熟料有以應之楊珪自虜中
逃歸有所見事宜令錄本付卿亦欲一知也遣此親札想

且體悉

爲昭武大將軍韓常旣失夏金吾畏罪不敢還以兵五萬屯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降王遣賈興報許之元术復聚兵十萬拒王于朱僊鎮王按兵不動第遣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元术奔東京時大軍去京纔四十五里方議受降且進取兩河響應指期成功秦檜主和議懼得罪于虜亟請班師王抗疏以爲虜人巢穴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元术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且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奏至宸衷感悟令少駐近便得地利覘報諸帥同進止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覘報揚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約期並進如無且止以觀敵釁亦須聲援相及揚沂中已於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卿可照知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諸大帥各已退師秦檜復請休兵觀釁亟趣王退一日奉庚牌之早有二王奉詔還自朱

僊鎮將朝子在所會韓世忠在淮陽楊沂中往
州朝廷慮虜軍襲其後復賜御札令駐京西牽制
比聞卿已趨裝入覲甚慰朕虛佇欲見之意但以卿昨在
京西與虜接戰遂遣諸軍犄角並進今韓世忠在淮陽城
下楊沂中已往徐州卿當且留京西伺 意向為牽制之
勢俟諸處同為進止大計無慮然後相見未晚也遣此親
札諒深體悉

紹興十一年

春正月謀報韓常將入寇王聞警即上疏乞會諸
帥兵破敵願以身為先驅既遣秦整兵以竣命未
至十五日乙卯兀木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
淮二十五日乙丑駐廬州界報至賜 御札令王
以兵至江州

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
錡等見合力措置掩殺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
其前後使 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
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

二月四日癸酉王在鄂未奉前詔念虜既舉國入
寇冀沈必濟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具
幣師進必以爲虜而足日吾抗疏曰今虜

淮西巨若搗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
暇遠圖即乞且親至蘄黃相度以議攻却且虜知
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
敵罔測未至賜 御札趣出兵

此以金 侵犯淮西已在廬州張俊楊沂中劉錡見併力
與 相拒已親札喻卿乘此機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
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來江州或從蘄黃繞出其後腹背
擊 機會在此朝夕須報再遣親札想宜體悉

前詔未至虜已迫和州七日丙子復賜 御札趣
出兵

虜犯淮西與張俊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
力擊 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繫貴在
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再遣手札卿當深悉

九日戊寅王始奉出兵江州之詔下令以十一日
庚辰就道且以奏聞未至十日己卯詔遣中使張
去爲至王軍賜 御札趣出兵

虜寇聚于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巢縣下寨與
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乘機會前所發親
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爲往喻朕意卿更須兼程
無貽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

王時以蹇噉在告庚辰力疾發鄂渚會所之人皆
帥兵破敵之奏始至賜 御札褒嘉

昨得卿奏欲令諸帥兵破敵備見中誦許國之意嘉歎不
已今虜犯淮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併力與 相拒卿若
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見若卿兵自斬
黃纒出其後腹背擊賊似爲良策卿更審度兵貴補速不
可失機會也再遣親札想宜體念

朝廷得歸正人所報十五日甲申復賜 御札趣
出兵

比屢遣手札并面諭屬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來共破
虜賊諒卿忠憤許國之心必當力踐所言以摠素志今據
歸正人備說金 桀黠頭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敵成功非
卿不可若一舉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詔不爲虛言况朕
素以社稷之計倚重於卿今機會在此曉夕以俟出師之
報再遣此札卿宜體悉

王始嘗奉勅詔乃益疾馳以行十七日丙戌王癸
酉之奏始至朝廷亦欲亟遣虜師賜 御札報諭
令姑緩京洛之策

屢發手詔
報攬二月四日
爲繼注諭旨朝夕需卿出師

馬迹在淮西勢所當先兼韓世忠張俊楊沂中
已與賊對壘卿須親提勁兵星夜前來斬黃徑驢
其賊後合力勤除凶渠則天下定矣想卿聞此即便就道
再遣親札宜深體念

是日既詔令緩京洛之策而王乞出斬黃之奏始

至復賜 御札嘉歎

得卿奏欲躬親前去斬黃州相度形勢利害貴得不拘於
九江以卿天資忠義乃心王室諒惟蚤夜籌畫必思有以
濟國家之急若得卿出斬黃徑驢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
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覽奏不勝嘉歎再

遣親札卿宜體念

六六

十九日戊子王出師之奏始至賜 御札嘉歎且
申述王初奏會兵破敵之意

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斬黃舒州界聞卿見
苦寒嗽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覽奏再三嘉
歎無數以卿素志殄虜常苦諸軍難合今元木與諸頭領
盡在廬州接連南侵張俊楊沂中劉錡等共力攻破其營
退却百里之外韓世忠已至濠上出銳師要其歸路劉光
世悉其兵力委李顯忠吳錫張琦等奪回老小孳畜若得
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望如卿素志惟貴

神速恐彼已爲遁計一失機會徒有後時之悔江西漕臣
至江州與上良存應副錢糧已如所請委趙伯牛以伯牛
舊嘗守官湖外與卿一軍相諳委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
慎疾以濟國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出師斬黃親以背鬼先驅疾馳入廬州兀术懲
頴昌之敗聞軍至舉營宵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
之舊先退兵渡淮二月一日庚子報至賜 御札

諭王令平蕩壽春

聞虜人已過壽春卿可與張俊會合率楊沂中劉錡並往
剋復得之則盡行平蕩使賊不得停迹以除後患則卿此
來不爲徒行也有所措置開具奏來

朝廷得韓世忠奏復賜 御札趣王會合平蕩

韓世忠奏已親提兵自濠往壽春府卿可約與相見從長
措置虜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復來接戰即當棄其旣敗痛
與勦戮使知懲畏若已退不復來即壽春順昌皆可平蕩
靜盡絕其後來之害以卿體國之意必協心共濟不致二
三也遣此親札諒宜深悉

王軍在廬州兀术韓常已遁得張俊報虜已渡淮
盡絕乃還軍舒州具以奏聞且候進止會兀术聞
王退師用鄆瓊計復窺濠州王聞警以四日癸卯

夜發舒州進援朝廷得警曩十一日庚戌賜
御札趣出兵

元术再窺濠州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提軍到淮
上以卿忠智許國聞之必即日引道切須徑赴廬州審度
事勢以圖壽春廬水運而諸路漕臣皆萃于彼御軍至
糧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軍國兩濟計無出此已所諸
漕為卿一軍辦糧草不管闕之付此親札卿須體悉

王已先詔出師援濠朝廷猶未知庚戌之夕王還
舒之奏始至乃賜 御札嘉獎王恭謹之節而趣
令夾擊以定大功

得卿奏知卿屬官自張俊處歸報虜已渡淮卿只在舒州
聽候朝廷指揮此以見卿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深為
得體朕所嘉歎據報元术用酈瓌計復來窺伺濠州韓世
忠已與張俊楊沂中會于濠上劉錡在廬州柘臯一帶屯
軍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糧起發前來廬州就糧直趨壽春
與韓世忠等夾擊可望擒殺元术以定大功此一機會不
可失也廬州通水運有諸路漕臣在彼運糧急遣親札卿
切體悉

王自舒州疾馳以十三日辛亥至定遠縣元术先
以八日丁未破濠州張俊以全軍駐于黃蓮鎮去

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汴中趨濠城覆手虜王德救之而免兀术方據濠聞王將至復道夜踰淮不能軍時朝廷方得王發舒州之奏乃賜御札嘉獎且諭以適中機會之意

得卿奏卿聞命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端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據探報兀术復窺濠州韓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張俊楊汴中劉錡先兩日盡統所部前去會合更得卿一軍同力此不足平也中興勲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覽奏再三嘉歎不已遣此檄諭卿宜悉之

卷八

八十九

王得張俊報韓世忠先以四日癸卯自招信泗州還楚而俊亦以十四日癸丑還軍滁州王既獨以孤軍駐定遠而虜已悉遁乃復還軍且具以奏聞未至朝廷以未知世忠還楚十七日丙辰復賜

御札令王出濠壽牽制

累得卿奏往來虜壽間想極勞勩一行將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韓世忠尚在濠州與相拒獨力恐難支梧累奏生息卿智畧有餘可爲朕籌度擇利提師一出濠壽間牽制勢以援世忠想卿忠義體國必以宗社大計爲念無分彼此劉錡一軍已專令

間道先行張俊楊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

追封鄂王告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詞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曠言名將夙號蓋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
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槩申卑敗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
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
四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某緼蓋世之材負冠軍之勇方
略如霍票姚志滅匈奴意如祖豫州善清冀朔屢執訊

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勳外愴威靈內殫謨畫屬時
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
軀之集浸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
墮秣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逮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 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冲
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縑之王爵裂熊渠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六軍之
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冥之
際諒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王之孑雲贈卽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勅絳侯左袒而爲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
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旣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
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其忠本
家傳才爲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尸
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旣遽興早悲戰骨之翎飛霜豈料
戴盆而見白日慰忠竟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
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
酬恩爾尙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
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王之將張憲贈承宣使同前人行

勅權邪扇虐父肆邦誣忠義不磨大明國是旣沈寃之昭
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
察使張憲有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虎旅志犂老
上之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禍遽興早悲
戰骨之翎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洗忠魂於丹筆新制
鉞於苗臺庶一節之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劔呼痛世
已知杜郵之寃結草酬恩爾尙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
求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寧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太學陳請賜廟額封王爵及

父母妻子子婦將佐加封事

三十一

尚書省牒

太常寺狀准送下禮部狀朝奉大夫國子司業兼玉牒所
檢討官何夢然等狀奏照對臣近據太學學錄學生臣楊
懋卿等列申懋卿等宜讀蘇文忠公所撰昌黎伯韓文公
廟碑有曰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且謂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
明則復爲人於是益信夫一點忠義英靈之氣景景千古
不可磨滅也懋卿等伏見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
文忠英濟侯正直聰明應感如響其賜額之物則有倉蒸
息闡潛弭火警之褒其初命之告則有用物弘多厥靈炳

著之譽其再命之詞則有視學禮成言協夢卜之驗然是特言其死有所爲而未言其生有自來也逮夫三命溫綸則顯述中興名將英靈未泯盼響甚著蓋其故居且謂忠臣衛社稷生死以之則拍神爲忠武岳王明矣况國史載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宅爲太學正合前所謂故居之說不可誣也侯封八字其號已極改畀王爵於禮爲宜薰寶祐五年明堂赦文應神祠曾經禱祈靈應有功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今所屬保明聞奏放行况忠武昔已正王爵今豈容更下一等乎國家祀典之神父母妻子子婦佐神皆有封號今來廟神父和贈太師隋國公母姚氏贈周國夫人妻李氏贈秦國夫人子五人雲贈安遠軍承宣使雷贈武畧郎霖贈太中大夫震贈朝奉大夫霖贈修武郎子婦五人氏氏氏氏氏氏部將六人張憲徐慶黃先牛聖李寶王貴皆未該封實爲闕典比來祈禱檜襍靈驗愈著非特相多士昌斯文抑且安寧京邑其有功於國家豈淺鮮哉懋卿等濫叨廡負義不容默庸敢合辭申請欲望保明敷奏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爵及封神父母妻及五子及五婦及佐神六人非惟忠烈之神陰拜褒嘉之寵而諸生拜賜惟均臣等竊惟褒功者崇報之常典表忠者激勸之大端其有生爲忠臣沒爲明神而廟食

於風化之地者尤 國家之所宜尊顯者也臣等伏見太
學土地靈通廟神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乃 中興社稷
之臣忠武岳王飛也恭觀 國史紹興三十二年以岳飛
宅為太學及拜觀淳祐六年加封之誥有曰中興名將英
靈未泯則神之為忠武王飛明矣天下土地之祠不知其
幾而太學土地則忠武王飛為之非偶然者惟忠武王飛
明君臣之義辨華夷之分誓滅醜虜恢復中原校之中興
諸將但有戰功而不知復讎之義遠矣雖賊檜欺天王以
忠死而志在君父力扶名義之功與 宋無極每讀 孝
宗皇帝褒揚之詔為之流涕今太學諸生率循禮義斯文

卅四

日昌固出 聖明作人之造而陰相默佑神與有功至若
禱祈應感靈迹顯著可殫述夫功立者載隆生居者死
伸其於褒典合異常祠况忠武王飛已正王爵家廟悉正
王禮若於太學廟祀下稱公侯似為未便兼虜未授首正
激昂忠義之秋前廊學生楊懋卿等積其陳請所合數奏
欲乞 聖慈念飛生死有功於國改賜廟額特與超封王
爵神父和母姚氏妻李氏子雲雷霖震霆子婦 氏 氏
氏 氏 氏部將張憲徐慶黃先牛阜李寶王貴等亦
乞普賜封號以章忠顯孝之懿人神理一其於激勵實非
小補臣等不勝昧死皇懼俟命之至取進止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云云太常寺照得國子監奏內稱太學土地正
顯昭德文忠英濟侯迺是岳忠武王今來陳乞改賜土地
廟額超封王爵切詳奏內聲說均為岳忠武王一門父母
妻子將佐等陳乞加封號呈奉書判照得今之太學乃岳
鄂王故宅生之所居沒而魂魄猶應在焉祀為土地之神
誰曰不宜忠武岳鄂王太節孤忠為中興冠冕方今正宜
崇翼近緣鄂州土神亦係岳鄂王已奉 指揮超封昭烈
二字王今來國子監奏欲以本學土地改賜廟額超封王
爵及父母妻子婦將佐等賜以爵號欲依鄂州土神一
體施行本寺未敢專擅合取 朝廷指揮今欲勘當伏乞

省部備申 朝廷取旨 指揮施行申部奉書判備申本

寺所據太常寺勘當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事理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云云今準 鈞判送下禮部

申國子監奏乞為太學土地靈通廟神改賜廟額超封王
爵事送寺擬申本寺照得太學土地見係靈通廟正顯昭
德文忠英濟侯今國子監奏稱今太學土地為岳鄂王之
故宅乞超封王爵於陳乞間忽遇鄂州諸神顯績並加封
號內一項土神岳鄂王已擬封昭烈王具申 朝廷遂奉

寺官書判欲照鄂州土神一體稱呼今準 鈞判送寺擬
封申呈奉寺官書判太學岳鄂王之故宅也因以祀為土

神 朝廷累宜封至八字侯近因武昌之捷陰有相焉封
為昭烈王太學遂亦有超封王爵之請同一鄂王豈宜兩
謚但昭烈二字施之武昌之廟則可施之孔堂之側之廟
則不可神生為忠臣豐功偉烈灑耀今古今血食上庠英
靈默佑於斯文有關焉謚以忠文疇曰不宜況文忠二字
昔以之封侯恐與先聖相似故先忠後文示有別也其神
父母妻子婦并部將前此未有封謚今準 指揮檢照條
法各合封二字侯夫人併擬于后乞從建炎三年正月空
日已降 指揮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
指揮各合擬封下項

一土地見係靈通廟為額乞改賜廟額今欲擬忠顯廟為
額合行降 勅

一太學土地正顯昭德文忠英濟侯乞超封王爵合擬二
字王今欲擬忠文王

一神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慶侯

一神母姚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淑美夫人

一神妻季氏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德正夫人

一神長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繼忠侯

一神次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紹忠侯

一神三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四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緝忠侯

一神五子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續忠侯

一神長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相德夫人

一神次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介德夫人

一神三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助德夫人

一神四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翊德夫人

一神五子婦合擬封二字夫人今欲擬贊德夫人

一佐神張憲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烈文侯

一佐神徐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昌文侯

一佐神董先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煥文侯

一佐神牛臯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顯文侯

一佐神李寶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崇文侯

一佐神王貴合擬封二字侯今欲擬尚文侯

已上各合命詞給告伏乞

朝廷取

旨加封施行伏候

指揮

錄白忠文王告詞

勅學以明人倫忠於君者百行之本武必有文備沒爲
神者千歲之英緬懷 中興名將之居陰相首喜京師之

地申以顯號揚其烈光太學土地忠顯廟神正顯昭德
忠英濟侯氣塞天地之間身爲社稷之衛有功不伐卓然
禮樂謀帥之風之死靡他凜若春秋復讎之義此維與宅
以赫厥靈溯其生之自來撫爾士之忱顛冠帶不左衽者
繫誰之力于羽在東序則遐想其人風化所關肝鬢如在
僅疏侯爵未正王封况鄂國已極於隆名宜廟食增蒙於
命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成
有相之道尚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三十一

九

錄白王父告祠

勅 忠顯廟神父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 中興建學
實爲忠臣之故廬朕旣從六館士之請錫王爵以顯厥靈
爾教忠有訓慶流祚嗣生爲人英沒爲明神則尸而祝之
宜也封侯廟食匪唯尉烈士之志于九京庶幾聞風可以
厲俗尚其永享不佑斯文可特封顯慶侯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王子告祠

忠顯廟神

長子可特封繼忠侯

次子可特封紹忠侯

參子可特封續忠侯 肆子可特封緝忠侯 伍子可特封續忠侯 勅忠顯廟神長子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在三之義嚴矣厥有忠孝萃於一門浩然獨存凜有生氣則廟祀于明倫之地亦以示勸爾紹聞家庭之訓志復君父之讎夷險度荒易干戈為俎豆伊誰之功矯矯五龍嘗與師焉爵之徹侯表爾世篤春秋從享尚克昌斯文可依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錄白佐神告祠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列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

侯 董堯可特封煥文侯 牛臯可特封顯文侯 李賢

可特封崇文侯 王貴可特封尚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

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為偏將實佐戎旃視茲鉄逆鼎而如館凜義烈英風之未沐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忠文王紀事實錄

二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一

行實編年一

崇寧二年

宣和四年

宣和六年

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

建炎二年

建炎三年

本貫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

曾祖成故贈太師魏國公

妣楊氏故贈慶國夫人

祖立故贈太師唐國公

妣許氏故贈越國夫人

父和故贈太師隋國公

妣姚氏故封魏國夫人贈周國夫人

崇寧二年癸未歲

王初歲遺事

十五日王生名飛字鵬舉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姓源類考曰唐堯時有佐四岳者佐堯理天下因宮



以命氏實岳姓所自始其後支胄扶疎凡數千載皆翰迹
不耀望雖出山陽郡王實家于湯陰亦莫知其所以徙自
王而上皆以力田爲業及王父時有瘠田數百畝僅足
磨食河北屢歉饑者多王父常日以脫粟數升雜蔬爲糜
與家人旦暮食取半飽盡以其餘呼道路之饑者以而飼
之家人有不堪者王父謂之曰彼饑者亦人也而能一二
日不食吾與若日再食而猶欲求飽耶吾欲裁吾之僅有
濟人之絕無耳人有侵其地者割而予之無爭意有貸其
財而弗償者折券棄之無愠色雖甚窶乏未嘗悔鄉人重
敬之王方在孕有老父過門聞姚氏之聲曰所生男也他

日當以功名顯且位至公孤父因忽不見及生王之父有
大禽若鵠自東南來飛鳴于寢室之上王父異之因名焉
未彌月黃河決內黃西水暴至姚氏倉皇擁抱坐巨甕中
衝濤而下乘流滅沒俄及岸得免王少負氣節沉厚寡言
性剛直意所欲言不避禍福資敏悟強記書傳無所不讀
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或達旦不寐家貧不常得燭
晝拾枯薪以自給然於書不泥章句一見得要領輒棄之
爲言語文字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
精思而得者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
嘗與于鄉豪周同一口同集衆射自衛其能重心的者

三矢指以示王曰如此而後可以言射矣王謝曰請試之
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
王後王益自練習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爲將亦以教士
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屢以是破賊鋒同與王別未幾
而死王往弔其墓悲慟不已每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
肉于同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酌酒
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衣就盡王父覺而索
之默不言捷之亦不怨後伺其出而竊從往視之盡見其
所爲乃問之曰爾所從射者多矣獨奠泣于周同墓何也
曰其向者學射於周君而特與其厚不數日盡其道以歸
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又問其故曰射三矢者
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酌酒瘞肉者周君所享某不忍食也
王父始其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爲時用其徇國死
義之目乎王應之曰惟大人許其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
敢爲王父乃歎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

宣和四年壬寅歲年二十

初從軍 擒陶俊賈進 王父卒

眞定府路宣撫劉韜募敢戰士備胡王首應募韜一見大
奇之使爲小隊長相州剽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殺署吏
民言軍屢戰失利王請以百騎滅之韜與步騎二百王預

遣三十人易衣為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置于部
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見其兵少出戰後
箕踞坐馬上嫚罵交鋒王佯北賊乘勝追逐伏兵起擊所
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衆亂莫知所為遂
獲其衆餘黨盡散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命未下
得王父計跣奔還湯陰執喪盡禮毀瘠若不勝會朝廷罷
敢戰士前命竟不下王亦棄不復問

宣和六年 甲辰歲 年二十二

殺張超 從平定軍

春三月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魏王韓琦故墅王適在墅
生告耀怒曰賊敢犯吾保耶起而視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
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奔潰墅賴以全是歲投平定
軍為效用士稍擢為偏校

靖康元年 丙午歲 年二十四

榆次覘虜 干大无帥府 招吉倩 補承信郎

戰侍御林 轉寄理保義郎 戰滑州河上

轉秉義郎 隸宗澤

夏六月路分李團練知其勇以百餘騎檄往慶陽榆次縣
覘賊謂之硬探猝遇虜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虜陳
數四殺其騎將數人虜衆披靡不敢逼至夜以言

其營遇擊乃斗者謬為胡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補進義副尉會夜渡亡其告身王又棄不復問行歸相州冬 高宗皇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命招羣賊吉倩等與以百騎王受命出日薄莫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王呼倩等慰諭之曰胡虜犯順汝曹不輔義以立功名反於草間苟活今我以大元帥命招納汝曹此轉禍為福之秋也倩等素知王名且感其至誠置酒延之王亦豪飲不疑酒酣倩謂王曰倩等既搔動州縣今既受招恐未免誅戮王開諭再三衆已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批其頰應手

仆地拔劍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凡三百八十人由是受知於大元帥補承信郎分鐵騎三百使王往李園渡當虜軍戰于侍御林敗之殺其梟將轉成忠郎以王曾祖諱寄理保義郎未幾以檄從劉浩解東京圍與虜相持於滑州南王乘浩馬從百騎習兵河上河凍冰合虜忽至王麾其下曰虜雖衆未知吾虛實及其未定擊之可得志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刃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屍仆冰上騎兵乘之虜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秉義郎 大元帥次北京以王軍隸留守宗澤

靖康二年是年改元建炎丁未年二十五

戰開德 轉修武郎 戰曹州 轉武翼郎

宗澤授陳曷 從大元帥移南京 上書奪宮

詣張所 借修武郎閣門祗候中軍統領 論兩

河燕雲利害 借武經郎 從王彥 戰新鄉

敗王索 戰涇北川 戰太行山 擒拓跋耶烏

殺黑風大王 歸宗澤 充留守司統制

春正月戰于開德以兩矢殄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

敗之奪申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曹州王被髮

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陳士皆費勇無不一當百大破之追

五十九

四十五

奔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王謂之曰爾勇智材藝雖古
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古灋今爲偏裨尚可他日爲大將
此非萬全計也因授以陳曷王一見即置之後復以問王
王曰留守所賜陳曷其熟觀之乃定局耳古今異宜夷險
異地豈可按一定之曷兵家之要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
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虜遇何暇整陳哉况其今日以
裨將聽命麾下掌兵不多使陳一定虜人得窺虛實鐵騎
四蹂無遺類矣澤曰如爾所言陳灋不足用耶王曰陳而
後戰兵之常灋然勢有不可拘者且運用之妙存於一心
留守第思之澤嘿然良久曰爾言是也大元帥移南京復

令王以所部從五月 大元帥卽 皇帝位改元建炎王
上書數千言大槩謂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
已足以伐虜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被
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黃潛善汪
伯彥之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 二聖奉車
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
遠大之畧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于
外終亡成功今日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
詔乘 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逆遷北
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書奏大忤用事之臣以爲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
里秋八月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一見待以國士借補修
武郎閣門祗候差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從
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王曰勇不足恃也用
兵在先天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爲將之道不患其無勇
而患其無謀今之用兵者皆曰吾力足以冠三軍然未戰
無一定之畫已戰無可成之功是以上兵伐謀次兵伐交
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採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實儒者
聞王語矍然起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王坐促席與
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賊虜迎 二聖

復舊疆以報 君父耳所曰 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
職是思而莫得其要公嘗計之否王曰昔人有言河北視
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體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
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閔百二之險也
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懸巨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
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
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
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
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諸閔河北不歸則河
南未可守諸閔不獲則燕雲未可有間官思及童宣撫取

燕雲軍每發一笑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
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
習之人以爲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童宣撫不務
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徒
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
國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
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復陷腥
羶故取燕雲而不志諸閔是以虛名受實旣以中國資夷
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 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
撫名越河以往半爲胡虜之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

撫賊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醜虜旣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旣失莫可保守駸駸未已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某以徧師從麾下所嚮惟招撫命耳一死烏足道哉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王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盛彥軍石門山下王約彥出戰不進王疑彥有他志抗聲謂之曰 二帝蒙塵賊據河朔日子當開道以迎 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直欲附賊耶彥默然強與置酒幕下有姓劉者數於掌上畫斬字示彥彥不應王怒起獨引所部虜戰奪虜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千戶阿里孛又與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爲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重傷王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騎復至一軍皆驚唯王堅卧不動虜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乘馬以饗士間走彥壁乞糧彥不許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柘拔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王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黑風大王走其衆三萬虜軍破膽王自知爲彥所疑乃自爲一軍歸宗澤澤命爲留守司統制未幾澤

死杜充代之

建炎二年戊申歲年二十六

戰胙城縣

戰黑龍潭

戰官橋

擒李千戶

從閭勅保護陵寢

戰汜水關

戰竹蘆渡

轉武功郎

春正月合輦宣贊軍與金人戰于胙城縣大敗之又戰于黑龍潭龍女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軍等送留守司秋七月從閭勅保護陵寢八月初三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虜有騎將往來馳突王躍馬左射應弦而斃虜衆亂官軍奮擊大破之又檄王留軍竹蘆渡與虜相持糧垂盡王密遣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人各以薪屬交縛兩束四端蕪火夜半皆舉虜疑援兵至驚潰王追襲大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

建炎三年己酉歲年二十七

大戰京師

破王善等五十萬

轉武經大夫

擒杜叔五孫海

轉武畧大夫借英州刺史

說杜充勿棄京師

戰鐵路步

戰盤城

擒馮

進諫杜充

戰馬家渡

戰鍾山

戰廣德

擒王權等

戰溧陽

擒渤海太師李撒八

春正月賊首王善曹成張用董彥政孔彥舟率衆五十萬

溥南薰門外鼓聲震地充拊王曰京師存亡在此舉也時
王所部纔八百人衆皆懼不敵王謂曰賊雖衆然
爲諸君破之左拔弓矢右運鐵矛領數騎橫衝賊
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衆大敗轉武經大夫封叔
五孫海等圍東明縣王與戰擒之轉武畧大夫借荻州刺史
史二月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充檄王從都統制陳湊合
擊之王先命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剽掠之路獲其餉卒
牛驢善兵不敢復出勢益沮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
擒其將孫勝孫清等以歸所降將卒甚衆六月二十日次
崔橋鎮西又遇善軍迎敵敗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讖乃
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
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
兵碩望且不守此他人柰何今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
有矣他日欲復取之非捐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留守蓋
重昏之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
敗之至六合檄討李成破之于盤城成又退保滁州充命
王瓌討之瓌提兵瓦梁路徘徊不進其輜重在長蘆成遣
輕騎五百襲奪之不獲掠寺僧百姓百餘人劫取憲目裝
稟稿銀絹王方濟宣化鎮聞之急進兵搥擊賊兵盡
得其將馮進還所掠人於長蘆成奔江西瓌竟不至

滁而返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寇烏江縣充閉
門不出諸將屢請不荅王叩寢閣諫之曰勅虜大敵近在
淮南睥睨長江包藏不淺卧薪之勢莫甚於此時而相公
乃終日宴居不省政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
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
陵失守相公能復高枕於此乎雖某以孤軍效命亦於國
家無補矣因流涕被面固請出師充漫應曰來日當至江
潯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江渡奔如遣王等十七人領
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與虜敵戰方酣大將王瓌以數萬
衆先遁諸將皆潰去獨王力戰會暮後援不至輜重悉爲

潰將引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斬首
以數千百計諸將怙愾欲叛戚方首上爲盜王麾下亦有
從之者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
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
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
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音容慷慨
士爲感泣不敢有異志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隨
我於是傳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
降虜餘兵皆西北人素慕王恩信有密白王願請爲主帥
而叛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部曲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

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
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能湔滌舊念乃可相附
其或不聽寧先殺我我決不能從汝曹叛衆皆幡然權呼
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元木趨臨安府王領所部邀擊之
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首千二百一十六級擒女真漢
兒王權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剃頭簽軍首領四十八人察
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虜中令夜斫營燒毀七稍九稍
砲車及隨軍輜重器仗乘其亂縱兵交擊大敗之俘殺甚
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是時糧食罄匱王資糧于敵且發家
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將士常有飢色獨畏王紀
律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虜之簽軍涉其地者皆相
謂曰岳爺爺軍也爭來降附前後萬餘人虜侵溧陽縣王
遣劉經將千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人生擒女
真漢兒軍僞同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等一十二
人及千戶留哥

行實編年二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庚戌歲年二十八

破羣 戰常州 擒少主李董李渭 復建康

府 獻俘 行在賜袍鎗鎧帶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 除通泰州防禦使

戰承州擒高太保阿主李董等 賜金注椀盞

戰比炭村 戰柴墟鎮 戰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王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路使虜人無歸以立奇功會城陷未及行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佐聞王威名同奉書以迎且謂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王得書遂赴宜興甫

二六

五二

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王即遣部將王貴傳慶將二千人追之大破其衆馭其人舡輜重以還時又有羣盜馬鼻林聚等精銳數千王遣辯士說之盡降其衆有號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收其軍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像與老稚晨夕瞻仰如奉定省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又相帥即周將軍廟闢一堂祠之邑令錢謀爲之託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計擒女真萬戶少主李董漢兒李燭等十一人復尾襲之於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康乃親將而往

二十五日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橫屍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二人獲其甲馬一百九十三副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十七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虜中擾其營虜人驚自攻擊徐覺有異益邏卒於營外伺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擒之初十日兀朮次黃龍灣要索城中金銀繡帛騾馬及北方人王以騎卒三百卒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門新城設寨遂戰大破兀朮凡其所要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殪其人於水物填委於岸者山積斬禿髮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屍十餘里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百足鎧仗旗鼓以數萬計牛驢輜重甚衆兀朮遂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業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俘得二聖音問感慟久之王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勝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浚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以爲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鍔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

仕屠其家或死其部曲相卒歸于王廣德于時奉書以
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王討之王以三千人行寨于苦嶺
方時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矢大驚遂遁
王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
合皆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方生路垂絕知必為王所誅會
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俊為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
泣請命俊力為懇免王謂俊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某
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逆順喻之不聽屠
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
諸亮為甚此安可賞俊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撫旣赦
汝一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
也王身先士卒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箠曰他日
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惟謹王
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於是胡虜盜賊之在
近境者或殺或降時有刪定官邵緯者上書廟堂言王驍
武沉毅而恂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
要却胡虜萬人之軍又嘗於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
破王善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
間秋豪無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為東南之
患則奮不顧身克復建康為國家奪取形勢咽喉之地使

逆虜掃地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祗數功
効無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於上於是有意起擢某
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構岳某可用
上曰某乃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岳某
有知人之明猶可嘉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
鎮撫使兼知泰州王以公牘申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
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
復收木路州郡乘伺機會進遷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
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遣張俊援之命

王隸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
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再三辨俊亦再
三辭鼎奏上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王
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以王改隸光世節制上
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莫下或止之遂已上
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
之鼎遂移書光世又不行是時朝廷雖已詔王而王方自
行在歸宜興蓋提所部赴鎮元末之知也十九日王發宜
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疾舟未濟王聞警輟騎而先二十
六日入泰州未視篆籍郡中敢勇士及部押使臣効用責

其從軍願否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于中中的多得
自擇一馬訖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副
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九月初二日入汭所初三日復
出屯初九日軍旣畢濟即日引兵屯三乾爲楚聲援二十
日遂抵承州彌月三戰皆大捷殺其大酋高太保擒女真
契丹渤海漢兒軍等又俘阿主孛董及里真阿主黑白打
里蒲速里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曰御節義忠勇
無愧古人所至不擾民不知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
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國步艱難非卿等數輩朕孰與焉復
中土耶賜卿金注梳一副蓋十隻聊以示永懷也金人旣
陷承楚詔光世措置保守通泰時王在承州泰州盜起王
昭寇城東張榮寇城北於是王得還守通泰之命乃旋師
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皆大捷死者相枕籍謀報金人併
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已破張榮焚城光世復違詔不遣
援兵王以聞冬十一月有旨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
其不可且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王顧虜勢盛
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人大
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鎮撫使分
地不從朝廷應副糧餉之絕剗虜屍以繼廩初五日乃下
令渡百姓于陰沙王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敵遂

屯江陰時劇賊李成自號李大王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
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
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斬趙萬等

戰樓子莊

殺馬進孫建降其衆

降張用一丈青

充神武副軍統制

轉親衛大

夫建州觀察使

擒饒達姚青

陞神武副軍都

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因

五九

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爲無功上笑
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卿殆不如也俊恐悚承命而
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可勝思諸將惟王爲謀勇乃請以
王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王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初三
日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
懼召王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計之
王對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
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其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大
喜從之初九日王身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
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王首突賊

陳所部從之。大敗降其卒五萬。王追之二十五里。及漢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五千。圍攻王。王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突前進。軍望風皆曳兵。又大敗。俊呼壕寨吏治橋。後騎亦至。進遂走筠州。王以軍屯筠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亘十五里。王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者即坐卸甲衣。當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無數。

擇所獲鎗刀衣甲器仗之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弊者置于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

四四一

五五

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夜引兵銜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於茂林。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見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先走。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餘人。獲馬二千匹。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凡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州。王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于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孫達及酋領甚衆。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匹。所棄器仗衣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偽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號張蓋。蕩

其妻勇在用右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一丈青以兵五萬
寇江西俊召王語曰非公無可遣者問用兵幾何王曰以
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步兵三千益之王至金牛
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汝南薰
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
戰不欲戰則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隕鋒
鏑或係累歸朝廷雖悔不可及矣用與其妻拜使者曰果
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俊謂諸僚屬曰岳
觀察之勇畧吾與汝曹俱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
潰者數萬王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俊奏王功第
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
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
安撫大使李回檄王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
洪州鄰撫州建昌隣邵武也王使以岳字幟植城門且榜
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
氓樵蘇猶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
建昌王使王萬徐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
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年三十

賜甲 討曹成 破太平場寨 戰比藏嶺上梧

關 戰蓬嶺 擒張全分兵降寇 擒郝政

擒楊再興 轉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隆郝

通逐馬友 平劉忠餘黨 平李通

春正月詔以王治軍整肅勇於戰鬪賜甲一千副 曹成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諲據道賀州

二月命王以本職權知潭州兼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且

以韓京良錫軍及廣東西洞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

兵等會王以捕成又付金字牌并黃旗十副招降群盜十

七日王發洪州成聞王被命謂其屬曰岳家軍來矣吾屬

能為必勝計耶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

全永犯廣西獨留其中軍乘王未至縱兵四掠焚劫百姓

三十日王至茶陵先遣兵趨郴江及桂陽路伺成動息上

又令其受招與否為之進退王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乃

上奏云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

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

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

上許之夏閏四月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王未至賊屯

數十里按兵立柵會得成謀縛而坐之帳下有間王出帳

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柰何王曰促之耳不然

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成謀捩耳頓足而入乃逸之

謀至成軍盡以告成成大吉。昏期明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
蓐食。夜半悉甲趨遼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
其守隘之兵。而焚毀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城二十里。
成募願戰賊兵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王麾兵掩
擊賊衆。大潰。逼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上獲賜詔。令不以
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之苦。令學士院降勅書撫諭。王
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爲三隘。成先
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以徃。王自喜以爲得地利。後來者
莫能奪。王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陳。而
鼓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

十三日成復選銳將自北藏嶺夾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
敗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等無數。成又自桂嶺
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河澗道路隘狹。
人馬不得並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是時賊衆十餘萬。
皆河北河東陝右之散卒。驍勇健鬪。王所部纔八千人。而
騎兵最少。視成軍十不及其一。十五日王進兵蓬嶺。分布
嶺下。日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
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王舉其寨。盡有之。凡鎗
刀金鼓旗幟無遺者。奪其被虜人民數萬人。歸之田里。擒
其將張全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

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然
往則父子既旋復聚為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
拒誅其酋而撫其眾謹毋妄殺以累 主上保民之仁於
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與王
會于連州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乃益進兵追
成成懼甚走宣撫司降有郝政者率眾走沅州首被白布
自稱為成報讎謂之白頭巾已而為張憲所擒其將楊再
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
王見再興奇其貌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
國再興拜謝後卒死國事為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
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衝冒炎暑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
軍無一人疫癘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論者以為王忠
義所致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
武副軍都統制制辭有許國忠誠馭眾訓整同士卒之甘
苦致紀律以嚴明之語初有旨命王平曹成日赴行在尋
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今王將帶本部并韓京具
錫軍屯于江州比入江西界准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
招殺馬友下郝通賊馬王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
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可以防江其韓京具錫軍更
下

行起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宣撫司時馬友復犯

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望風奔潰守臣已徒步出竟及聞王軍來及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寇斬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王掩捕平之於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王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所部兵叛紹興三年癸丑歲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虔寇

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斬十大王等

擒高聚

擒張成

召赴行在

賜袍帶鞍馬弓箭等

賜宸翰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置使

改江西

制置使

兼舒蘄州

改神武後軍統制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毀居民殺劫甚衆王遣徐慶傳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壯齋賜王金蕉酒器如賜韓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物論皆謂岳某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岳某將帶軍兵前赴行在竊恐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復至猖獗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王是時虔吉二州之境盜賊羣起如彭友李動天爲之魁及以次首領號爲十大王虔州則陳顥羅開十等各自爲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援捍拒官軍分路畏

寇循梅廣英惠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者郡縱橫來
往兇焰方赫於是李回奏吉寇彭友等爲亂乞專安王廣
東宣諭明臺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論皆言
其所部最爲整肅所過不擾若朝廷矜憫遠人特遣某
軍來則不惟可除羣盜而旣招復叛如劉樞輩亦可置之
隊伍繩以紀律使之爲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州盜寇
入廣東劫掠乞委王討捕劉太忠亦連奏以王爲請上始
專以虔吉寇付王夏四月王至虔州聞彭友等立柵于固
石洞儲蓄甚富王遣吏伺其實乃已離固石洞悉其兵至
雩都俟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督勇爲天下第一我
今破之岳承宣且敗他人若我何吏回報王笑遣辯士二
人造之開論旣福說之以降賊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
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馳突示其
驍勇王麾軍擊之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賊衆橫屍滿
山谷獲衣甲器械無數奪其被虜老弱二萬餘人縱歸田
里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環皆水登山僅止
一徑勢甚險阻王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至固石洞復遣
辯士說之曰汝誠阻險能保不敗耶敗而後降吾不汝費
矣降即亟降毋自速辜賊衆不聽曰苟能破山寨吾黨雖
死尚何憾王乃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

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莫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皆爲列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倉卒投降而死者甚衆王乃令軍中毋殺一人賊衆悉下山投降或曰說之不我聽何以貸爲請盡戮之王蹙然良久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旣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命籍其金帛之藏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銳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下令使各安業耕種逃民盡還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畧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隆祐震驚之故有密旨令督虔城王旣平諸寇乃駐軍二十里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爲之曲宥詔王裁決六月王始入城諭囚即諸首罪之尤者數人各置之法餘悉稱詔貫之市不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家繪而祀之遇諱日則裹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權臣之旤亦不變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王遣王貴擊之擒高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僞統制方張成亦以二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王賈擊之成敗走王貴奪其寨焚之殺死甚衆俘五百餘人明日復戰遂擒成而降其衆秋七月召赴行在趙鼎奏虔州民習兇頑累年爲患岳其雖已破海峽尤恐大兵起行之

後復爾嘯聚請留五千人屯虔州又以密沅之請致五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至行在上項使人諭王孫繫金帶上殿十三日入見上慰撫再三王頓首謝而退卒不言其功上以其長者益重敬之賜衣甲鎧馬弓箭各一副燃金線戰袍金帶手力銀纏槍戰馬海馬皮鞍各一賜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某令先師行之次建之又賜主之子雲弓箭一副及戰袍銀纏槍各一犒勞官兵甚厚十五日特旨落階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制辭有千里行師見秋豪之無犯百城按堵聞夜吹之不驚之語又賜詔曰卿殄寇之功馭軍

之畧表見於時爲後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十八日有旨諭王其目有二一令王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駐劄江西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措置一舒蘄兩州增隸王節制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馬隸王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依前制置使冬十一月令王瓌折彥質遣兵分兵錫兩軍並聽王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臯隸王是時僞齊使李成合北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唐鄧隨郢州信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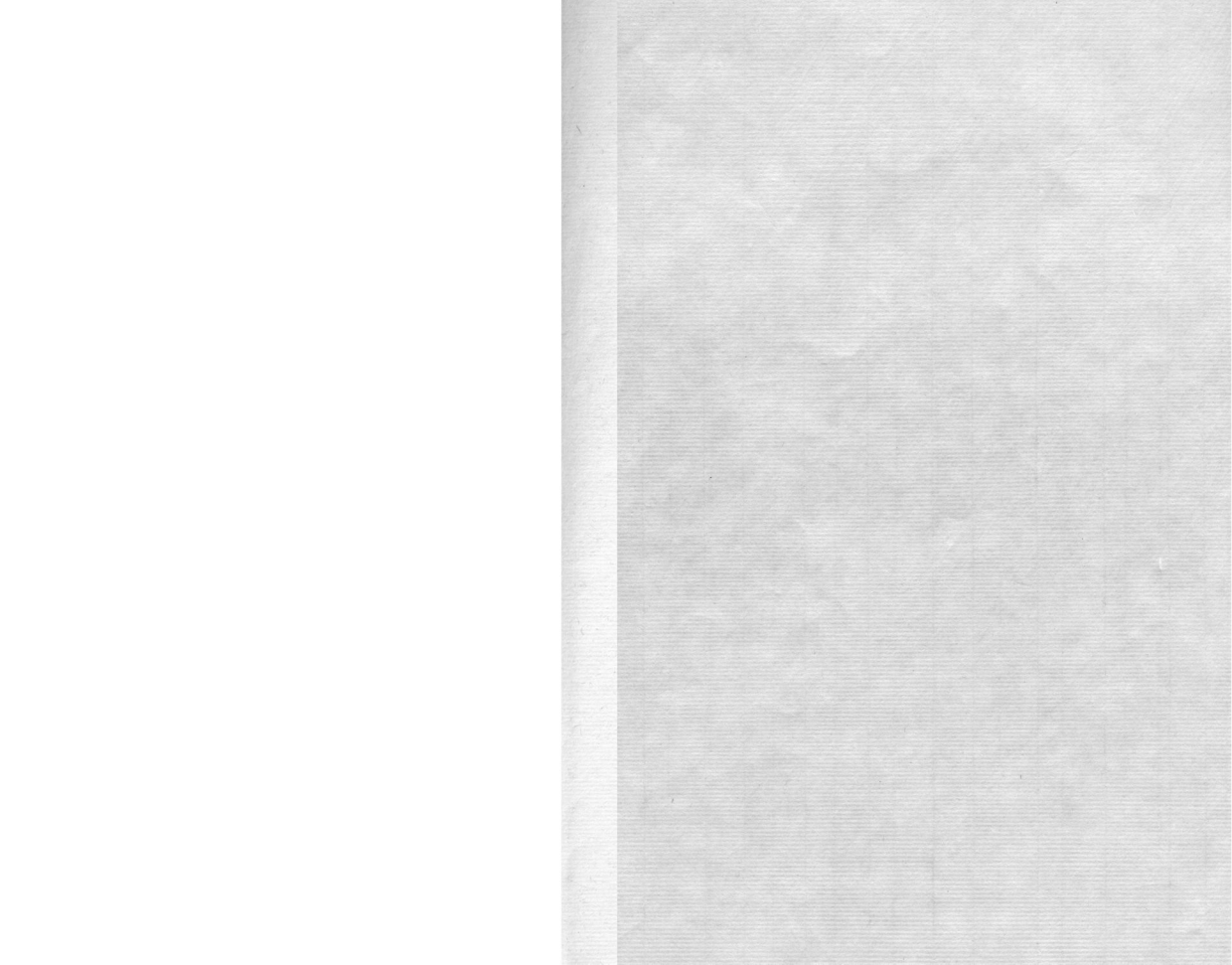
軍故鎮撫刺中如李橫李道與翟琮華亮牛臯等俱失守
僞齊於每郡俱置僞將又有湖寇楊公舟師與僞齊交結
欲分車舡五十艘攻岳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
三萬益楊公舟師自提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公
會合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備處常為待敵
計又命於興國大冶通洪州之路措置隄備多遣間探日
具事宜以聞又命防拓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以下流鄂
岳備賊營之潛渡為寇者一日王與莫中人語論及二寇
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公
失援矣第甲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敢行





忠文王紀事實錄

三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三

行實



紹興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州

詔王收復襄陽六郡

除黃復州漢陽德安制置使

復鄧州

斬京超劉捐

復隨州

斬王嵩

領軍趨襄陽

指授王貴牛皋

戰襄江

復襄陽府

偽齊益李成兵

屯襄江

遣王萬兵清水河

戰新野

市敗之

賜札問守禦策

奏行營田

進兵鄧州

敗劉合孛董

降楊德勝

擒高仲

復鄧州

賜銀合茶藥

復唐州

復信陽軍

襄漢平

辭制置使賜

詔不許

屯鄂州

除清遠軍節度使

賜金束帶一

奏

出師池州

提舉趨廬州

春三月

岳州制置使王乃奏乞復襄陽六郡

以
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

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今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臯等主之夏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披帶馬百匹遣使召兵級部付王二十五日 上以金東帶三賜王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提兵至

鄖州

人

二十

鄖州僞將京超驍勇武悍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軍勢大張王渡江至中流顧莫屬曰某不擒賊帥不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眾曰可賀我也超棄城拒敵王使張憲就問之曰爾曹本受 聖朝厚恩何得叛從 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之曰今日各事其主母多言也王怒甚時軍正告糧乏王問糧所餘幾何曰可再飯王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衆皆累旬而升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殺盡

盡死與天工樓俱高劉楫就縛至前王

責以十

遂復鄖州於是遣張憲徐慶復隨州

偽將

王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臯

襄三

蓋而城已拔執高斬之得士卒五千人

遂復隨州王領軍趨襄陽李成聞王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王笑謂貴等曰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百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

四十八

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偽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王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

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

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

以處焉王

字稿觀金

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累

年之

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

金 劉合

峯偽賊會聚千州西北置寨二十

餘所以拒官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
會合奄擊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兵數萬迎戰王萬董
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衆大潰降執米魯楊德勝二百餘
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董僅以身免將高仲以
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王引兵攻城將士皆
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上
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
能破敵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及捷奏
至後殿進呈上曰岳其籌畷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

三二

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
賞有差二十三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偽知通凡五
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
襄漢既平王辭制置使之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上賜詔
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
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
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王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
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制
詞畧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尚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

情劉謙

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 宋德

攻討之

官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

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

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知以臣

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

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

陛下睿斷耳

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

田之法其利為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

畫 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

安復漢陽亦量駐劄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

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

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南湖糧斛

朝廷支降券錢為一

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

朝廷無餽餉之憂進

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

朝廷

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

則江水漲隔外可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

澁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

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

番偽

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 陛下時方

重深入之舉上以大兵討揚公六萬之兵亦未及抽

摘然營田之

又興矣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

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憂振王旅如飛之怒
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
雲霓之望拯斯民涂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束帶一九
月元木劉豫稱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謀報罄言二十
日令備軍馬舟船於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時具諜探
動息及備禦次第聞奏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
一帶仍措置楊么二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隄備二十
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率
將士極力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冬十月五日令疾速措置
更遣諜報日一具奏虜人侵淮急圍廬州上賜札曰近

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

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

到終不安心卿宜悉之王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皇渡

江十二月自提其軍趨廬州與皇會上遣李庭幹賜王

香藥且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被城皇以所從

騎遙謂虜衆白牛皇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虜衆已愕然相

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王謂臯口

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皇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

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偽千戶長五百戶長數十

人擒番偽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算軍

聲大振廬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除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陞部統制大破楊么降黃佐楊欽擒陳貴等斬楊么鍾儀擒黃誠劉衡賜銀合茶藥加檢校少保除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賜銀合茶藥

春二月王入覲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恩命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眷禮甚厚賜諸將金束帶及牛鼻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資受

五十九十四

七十五

五十四

賞有差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制詞有曰閱禮樂而厲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援抱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又曰于疆于理威行襄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湖之草木又曰萬騎鼓行震天聲於不測千里轉戰奪勇氣於方張力捍孤城系俘羣醜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鍾相之餘黨楚人謂勿爲么故稱么云自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其徒有

揚欽劉衡周倫黃丘黃誠夏誠高老虎等數年間聚兵至
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鐘太子與公俱僭稱王官屬各號
車服儀衛並擬王者居有三衙大軍所居之室稱曰內文
書行移不奉正朔蹂踐鼎澧窺視上流程昌禹以重船拒
之盡為所獲水軍吳全崔增一戰不返兵力益強根據龍
陽武陵沅江湘陰安鄉華容諸縣水陸下里操舫出沒東
犯岳陽至臨湘縣西犯江陵之石臼至枝江縣北犯江陵
至荊門南犯潭州至巴溪為患不一官軍陸續入湖水
攻則登岸大將王瓌出師兩年屢戰不効賊氣愈驕一時
將帥皆謂不可以歲月成功為宵旰憂又甚於邊寇時王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王獨曰兵亦何常惟用之如何
耳今國勢如此而心腹之憂未除豈臣子辭難時耶三月
奉詔自池進兵于潭遇天久雨泥淖沒膝士徒艱涉王躬
自塗足霑漬衣體以示勸皆奮躍忘勞所過蕭然民不知
軍旅之往來 上聞之曰岳某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擾
擾村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權悅賜 詔獎諭
有曰連萬騎之衆而桴鼓不驚涉千里之塗而樵蘇無犯
至發行齋之泉貨用酬迎道之壺漿所至得其懽心斯以
寬予憂顧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之先是鼎州太
守程昌禹遣劉醇荆湖南北宣撫使孟庾遣朱寔湖廣宣

撫使李綱遣朱詢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
遣晁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爲賊所
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餒飢虎
也寧受節使劍不忍受逆賊辱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才
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至其境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
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誦
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意於
是么之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
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全理不若速往就降岳節使
誠人也必善遇我率其所部詣潭城降皆再拜王釋其罪

五

五

五

五

尉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賞予
特厚佐出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使坐命具
酒與飲酒酣撫佐背謂曰子真丈夫知逆順禍福者無如
子子姿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爲朝廷立功名一封
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
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
謝王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
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
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有復入湖者亦弗問
居數日又有一千餘人來降王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

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與浚備語王所爲謂浚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寇益欲豫以奏聞如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寨柵糧船焚毀無遺者佐遣人馳報王王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乃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又追襲爲苟陂山所殺獲不可勝

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近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通誅累年故特委卿爲且招且捕之計欲使恩威並濟綏靖一方聞卿措畫得宜朕甚嘉之五月有旨召張浚

還浚得詔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王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王曰浚視此寇阻險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際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益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王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爲某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顧兩年尚不能成功乃

欲以八日破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某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以水寇攻水寇王曰湖寇之巢艱險普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由反手耳某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之內俘諸囚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某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王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日餘艘詣王降王喜謂

佐曰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今乃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王不荅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累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賊頭小海賊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置撞

宰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常自上而下而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王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聞言不勝憤爭揮瓦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棄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舟爲之碎楊么舉鍾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牛臯投水擒么至王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瑄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簾以獻率所部降王亟領黃佐楊次等軍入賊營餘酋大

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與周倫等首領三百人俱降牛臯請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數勞民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牛臯不知何以示軍威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爲姦其後乃沮於程吏部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往月來養成元惡其實但欲求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顯誅鐘儀且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敬服其言而退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強有力者籍爲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糧令歸田有自請歸業者二萬七千

餘戶王皆給據而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揭榜於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之時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爲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內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諭有曰湖湘阻深姦兇嘯聚曩命往伐用非其人輕敵寡謀傷威損重遂令孽寇久稽靈誅御勇畧冠軍忠義絕倫肅將王命隄集長沙威稜所加已聞聲而震疊恩信既著宜傳檄而屈降消時內侮之虞宣予不殺

之武又賜札曰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獲嘉靖使朕恩威兼暢歎功茂焉初有唐生居鼎州嘗與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他人寨柵猶或可入如楊么寨則雖虎豹不可入也昌禹曰然則柰何唐生作理語應之曰除是飛便會入去昌禹大笑曰世間豈有生肉翅人可使耶顧謂僚屬茲事當且止也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錄述其事其末曰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能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

屈人紀其實也有旨兼斬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事
上不許既而疾稍瘳王不復請強起視事又有旨令王
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王於襄陽府路復
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備禦事務
具已施行狀聞奏秋九月加檢校少保食邑五百戶實封
二百戶進封開國公制詞有曰得好生於朕志新舊染於
吾民支黨內攜爭掀校窟渠魁面縛自至和門服矢弋弓
盡殺潢池之嘯聚帶牛佩犢悉歸田里之流逋清湖湘累
歲蕩汨之苗增秦蜀千里貫通之勢還軍鄂州益自奮厲
日率將士閱習師徒軍容甚懋張浚視師還朝以聞冬十
月 上賜詔褒諭十二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

行實編年四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丙辰歲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 移屯襄陽易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 周國夫人姚氏薨

起復 復虢州寄治盧氏縣 復商州 復長水

縣 戰業陽 斬孫都統 擒蒲在 戰孫洪瀾

楚蔡州 援淮西 戰何家寨 擒薛亨郭德等

戰白塔 戰牛蹄 賜銀合茶藥 賜鞍簡香茶

春正月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王

軍前王以聞 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若此等人

來歸方覺敵情遂詔王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行府

議事至平江府自陳去 在所不遠願一見天顏九日得

旨以死固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

南路乞改正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 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漕

運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

許王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

有蠹政害民贓汙不灑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 陛辭

上賜酒器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

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王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

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揚沂

中為後後翼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謂王曰此事君之

素志也惟君勉之王奉命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

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制詞有曰 洛都甫邇王氣猶在於伊瀍陵寢具

存廢貌未移於鍾簏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王以宣撫重名自非廊廟近臣今勲伐高世者不可委任上章力辭

上賜詔曰漢高帝一日得韓信齊戒築壇拜為大將授數萬之衆雖舉軍盡驚而高帝不以為過與待絳灌樊鄴輩計級受賞者有間矣豈非用人傑之才固自有體耶卿智勇兼資忠義尤篤計無遺策動必有成勲伐之威焜燿一時豈止與淮陰侯初遇高帝比哉夏四月 上命至武昌調軍丁周國夫人姚氏憂 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襄奉之事鄂守主之王扶襯至廬山連

八十四

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志 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 詔

促起乃勉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王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等浚曰王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王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為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蒲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蒲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水

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餘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
險要之地盡復又得餉齊所留馬萬匹爲粟數十萬中原
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詔褒之有曰進獵虎
以馮陵戮鯨鯢於頃刻又曰長驅將入於三川震響傍驚
於五路九月劉豫遣子麟姪猗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
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皆
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王以兵
東下欲令王獨攬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
聞之以書戒俊曰 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
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

上曰岳某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
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
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王
初王自收曹成至平楊么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
所侵遂成目疾重以母喪哭泣太過及是疾愈其所居用
重簾蔽明不勝楚痛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
甫知常及僧中印以駟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王至江
州不違元詔冬十一月十九日奏上上語趙鼎喜其尊朝
廷誦司馬光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聞卿目疾小
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

今淮西賊遁未有他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王奉詔遂還軍時僞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雄擁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遇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陳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嚴兵待之既戰佯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生擒薛亨及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凡七人殺獲萬計俘獻在所五大王以匹馬逃王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王使人返之貴等回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小角王大節賈閔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等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悅賜札獎諭曰卿學深籌畧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栢之塞仍俘甲馬就食糗糧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蓋遂商

號等戰效也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王方按邊暴露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在所

紹興七年丁巳歲年三十五

入覲 論馬 扈從至建康除太尉 陞宣撫使

陞營田大使 論恢復大計 論劉光世軍

解兵柄復軍乞以本軍討劉豫 論建都 乞進

屯淮甸 討廢劉豫 賜燕及茶藥等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王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故常竒之日噉芻豆至數斛泉飲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僦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為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值復平揚么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為馬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會議論極進二月除起復大尉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詞有積獲齊山俘累載道

令行塞外響震關中等語賞商號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
營田大使三月扈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
鄜瓊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王且詔
王德等曰聽某號令如朕親行王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畧
以爲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
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 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
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 陛下
錄日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大尉品秩比三公恩
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
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蒙
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
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
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
謂不以此時稟 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
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
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 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
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
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
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都諸郡
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魏畧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饋運臣湏斂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禽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淮上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唯賴

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疏奏上以親札荅之曰有

臣如此願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王復奏申述前志札報曰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進畵中原會秦檜王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鄜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請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王德鄜瓊之兵猶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

軍之叛工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鄜瓊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擢之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不足以服其眾某謂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宿將某之舊帥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鄜瓊之妻所不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揚沂中耳王曰沂中之視德等爾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王曰都督以正問某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廬於周國夫人姚氏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判官監其軍

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王之能時連詔促王還軍王力辭
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
其故優詔荅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
帥輯和軍旅精銳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訓
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宣撫岳其訓養之所致上大悅賜
褒詔曰想鉅鹿李齊之賢未嘗忘也聞細柳亞夫之令稱
善久之王遂上疏曰逆豫逋誅尚中土陵寢之祀皇高偏
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
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 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嘗
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

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
歲月益久汗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
誠爲易見臣待罪閩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
虜僞穴於宮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 陛下比者寢
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用
此時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鯨官之
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
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計茲焉可必惟 陛下
力斷而行之疏奏札報曰覽卿來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
恢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于心上賴卿等乘機料敵力

圖大功如卿一軍士馬精銳紀律脩明鼓而用之一保全
勝卿其勉之副朕汪意王奉詔將行乃復奏以爲錢塘僻
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
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鄧瓊叛初王旣還軍張浚竟用
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噪不服
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浚爲宣撫使楊沂中爲制置使
呂祉爲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都統制瓊益
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僞齊報至中外
大震浚始悔不用王言於是上詔報王以兵叛之後事旣
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王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
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僞機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契諭而
不之許王奉詔以舟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虜已
廢僞齊先是六年王在襄漢豫兵連衄其爪牙心腹之將
或擒或叛屢不自振然依金人之勢尚稽靈誅王知粘罕
主豫而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謀報
兀朮欲與豫分兵自清河來上令主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
遣謀者至王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王愕視曰
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卿者遣
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

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木
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
說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兀木事曰八月交鋒我
窮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為兄
第國因謂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
期宜以死報剗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謀唯唯拜謝而
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徑抵兀木
所出書示之兀木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
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王於是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擣
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上又遣江諮至江州就賜茶
藥酒果及錫燕宣勞且賜御札嘉獎

紹興八年

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備金人入覲論和議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于朝奏檜難之令條具曲折王
歷述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謀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淮陽
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聲言欲
迎敵岳大尉朝廷第令隄備命王明遠在堠習水戰練閱
軍實為待敵計不發兵深入王亦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
襄漢備守而已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
地王入對上諭之王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

國不賊恐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
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札歸功於王戮力練兵扶顛持危
之效王不樂謂幕中人曰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 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儀同三司論虜情

春二月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寓和議未便之意有曰
婁欽獻年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
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
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
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末曰臣幸遇明時獲

九四

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
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
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
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十
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三百戶時三
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一等王獨力辭且於貼黃陳情曰
臣待罪二府理有當言不敢緘默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
已嘗奏陳竊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
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
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

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不受復溫言獎激至以卻穀守學祭公克己為稱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嚴備以虞旦夕之警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虜情上方遣齊安郡王士儂等謁諸陵王自諱以輕騎從士儂洒掃其實欲觀敵人之釁以誅其謀且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秦檜知其旨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軍旅賜詔褒諭而止之又勅王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得往來

紹興十年

金人叛盟 援劉錡 議建儲 加少保河南府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 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復垣曲沁水翼成縣等 戰曹州宛亭縣劄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鷓旋郎君王太保阿波那千戶李亨董萬戶千戶等擒劉來孫等 駐鄆城大破兀朮 敗拐子馬

戰五里店 斬阿李朵孛董 賜金合茶藥 賜金子
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賜錢二十萬緡 戰小商橋
斬撒八孛董及千戶等 大戰潁昌府城西斬夏金吾
及千戶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田謹等
賜錢二十萬緡駐朱仙鎮以背寇破兀木 兀木奔京
師 輯諸陵 兀木奔京師 班師乞致仕入覲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毫諸州 上大感王言以爲忠五月
下詔命王竭忠力奮大計頒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軀
之典開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 御札曰金人過
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
凡對境事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措
置若事體稍重合稟議者即具奏來時王亦以警報奏乞
詣在所陳機密會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于朝上亟命王
馳援王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觀上遣李若
虛前去就卿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遙
度也王於是乃命王貴牛阜董先揚再興孟邦傑李寶等
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
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
各語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東援劉錡西
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麗

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齋閣手書密奏言儲貳事其略曰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
忘復讎之志初八年秋王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
見 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
乎家人問其所以喜王曰獲見 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
詣行在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王亦以機會不可
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歎其忠御札報曰非忱
誠忠謹則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
河北路招討使制詞有曰氣吞強虜壯自比於票姚志清
中原誓有同於祖述又曰舉素定之成謀據久懷之宿憤
嘉王之志在戰不在和也王益以無功辭不受 上詔諭
之曰卿陳義甚高 朕所嘉歎第惟同時並拜二三大帥
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蘧伯玉之用心也王乃不敢
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會合之士
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堙殺
其 千戶三人并大將鵬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
張憲敗虜于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王親帥大軍去蔡
而北 上以王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獎諭張憲遂進
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取
之獲其將王大保復陳州鞞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字

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數千牛臯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懷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于鄆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术大恇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王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王一軍爲慮賜札報王俾占穩自固王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謀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术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偽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鄆城王遣子雲領背嵬游奕馬軍直貫虜陳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與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怛王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騎

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償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兀木復益兵至鄆城五里店初十日皆鬼部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覓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朵孛董大駭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眾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繫奈何輕敵王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陳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皆鬼遊突迎破鋒戕其酋領實爲舊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上又遣內侍李卅良詣王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兀木又率其眾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遇再興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撤八字董千戶百人長毛毛可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木夜遁鄆城方再捷王謂子雲曰犯鄆城屢矣利必

回鋒以攻穎昌汝宜速以背寇授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兵
十萬騎三萬來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寇戰于城西虜陣
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雲令諸
軍勿牽馬執俘視柳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
左右翼繼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
者五千餘人殺其統軍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戶五人擒渤
海漢兒王松壽女真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阿黎
不左班祇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
馬三千餘匹及雪護閑馬一匹金印七枚以獻兀朮狼狽
遁去副統軍粘汗孛董重創輿至京師而死十八日張憲
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穎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
百匹追奔十五里王上鄆城諸捷 上大喜賜詔稱述其
率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陳何啻百戰曾未聞
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詔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
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
破 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
一十四獲馬百餘匹及器甲等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
將阿波那千戶李孛董死者無數又追至于孟州王屋縣
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降又

追至東陽 奔營而去追殺三十人獲所遺馬八匹衣甲
刀槍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五千
餘騎屍布十里獲器械槍刀旗鼓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
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
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驢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逃
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
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王上奏以謂趙俊
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
朝廷臣契勘金 近累敗衄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
河惟是賊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近卻遣八千人過河北

此正是中興之機金 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
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王獨以其軍進至
朱僊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
萬來敵對壘而陳王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窺騎五百奮
擊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王遂令李興檄陵臺令朱正甫
行視諸陵輯 永安 永昌 永興等陵神臺枳橘栢株
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王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
金人於太行殺其偽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
神山縣遣張橫敗金人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
軍事判官遣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及密遣梁興等

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犄角破賊
又遣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李喜等
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謀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
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率其部
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千一百八
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與之衆二千懷衛州張恩等九人相
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淇等僞統制王鎮統軍崔慶將
官李覲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壽孟臯華旺等皆全率
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忤查
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楊進等亦密受王旗榜率其衆自
北方來降韓常又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元木子婿
也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伍萬降王遣
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隘王盡得其實
自礮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 衆所揭旗
皆以岳為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王欲乘勝深入
兩河忠義百萬聞王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
糧食團結以俟王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所置守令孰視莫
敢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元木以敗故復簽軍以抗
王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王亦喜語其下曰這回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時方畫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金人力主和議欲畫准以北棄之聞王將成功大恚遂力請于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鏖戰屢奔銳氣沮喪得間探報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以御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益恚知王之志銳不可返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王孤軍深在敵境懼木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翌日舉兵渡河兀木疑京城之民應王夜棄而出北遁百里王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前慟哭而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北我等噍類不遺矣王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日以示曰朝廷

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及至蔡府進士
數百輩及僧道父老百姓塗集于庭進士一人相帥叩頭
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
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
醜虜鳥奔民方室家胥慶以謂幸脫左袵忽聞宣相班師
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心其忍弃垂成之功
耶王謝之曰今日之事宣子所欲哉命出詔書置几上進
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奈何王不得
已乃曰吾今爲汝畜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處之且留
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襄漢多是焉方元
木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國朝舊日諸生叩馬諫曰太子
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元木曰岳少保以五
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
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
岳少保禍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元木事故
以爲言元木亦悟其說乃卒留居翌日果聞班師議者謂
使王得乘是機也以往北虜雖強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
足復也一篲虧成萬古遺恨王旣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
畏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州縣又稍稍侵寇王抑鬱不自
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用兵動衆恢拓土宇

今日得之明目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
兵柄致仕上賜詔謂其方資長筭助予遠圖未有息戈之
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奉詔自廬入覲上問之王箐再拜
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王應之以王貴行八
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為秉淵所敗又悉其衆
圍秉淵王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
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秦
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
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
陝告急復請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
入比陽舞陽伊陽諸縣命捍禦隄備是冬梁與在河北不
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
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

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

行在除樞密副使

賜金帶袋銀絹

鞍馬等

帶本職按閱

御前軍

還兵柄還兩鎮節

充萬壽觀使奉朝請

證元皇帝殂

春正月謀報虜分路渡淮王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帥之
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歸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
日韓常與偽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

報至行在上賜御札曰虜人已在廬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王竊念虜旣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四日旣遣奏復恐上急於退虜又上奏曰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行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罔測至是上得乞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爲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王始奉初詔時方苦寒嗽力疾出師熙札曰聞卿見苦寒嗽乃能勉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王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懲潁昌之敗望風遽遁遂還兵于舒以堦命上賜札以王小心恭謹不敢專輒進退爲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窺濠州三月初四日王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朮先以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隅伏僅以身免殿前之兵截馬虜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夏四月遣兵捕掇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欲遽進不可復齒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

可議也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替岳其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爲攻取計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絕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然竟亦無所就虜人之強自若既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將論功行賞王至行在二十四日授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視宰臣初除禮王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俊與王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爲名撫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王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旣叨王之功得道其責甚德王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二廣江西之勅寇復襄陽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許予實諸將右上亦自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虜犯淮西俊分地也怯而不肯行宰臣趙鼎責而遣之至平江府又辭以墜馬傷臂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関且奏請誅俊以警不用命者旣又無功還王渡江一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之又王位二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體敵俊忿疾見於辭色王益屈已下

之數以卑辭致書於俊俊皆不荅揚公平王又致書獻俊
樓船一兵械畢備俊受船復不荅書王事之愈恭俊
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合上意札書命皆以中興之
事專異王又所賜褒詞每有表異之語如曰非我忠臣莫
雪天耻卿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朕非卿到終不安
心甚者謂聽某號令如朕親行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
傾之是歲淮西之役王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
途乏糧不肯行師王不復問敢行而進故賜札曰卿聞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揣其行非
一意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王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

四四一

徐

倡言於朝謂王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王與俊廷辨
王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及視世忠軍俊知世
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忤檜承檜風上欲分其背嵬謂
王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王曰不
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萬一主上復令
韓太保典軍吾儕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比至楚州乘城
行視俊顧王曰當修城以爲守備計王曰吾儕所當戮力
以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耶俊艷然變色遷怒於二侯立以
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着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來廷
州必分世忠之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紘上之朝指

擗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王嘆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必檜意世忠大惧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白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於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後於是大憾王及歸倡言於朝謂王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王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強王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王獨對衆嘆惜與檜意俱不合已深惡之及檜私金虜主和議王慷慨屢上平戎之策以恢復爲己任入覲論和議則斤相臣謀國不臧表謝新復河南赦則有唾手燕雲等語旨意大異上賜以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王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撻四夷尊中國安宗社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至虜人渝盟上劄付檜奏於王王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說惡其言飾姦罔上則又恚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耶檜自是旣憾王之非已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王不死已必及旣遂有必殺王之念日夜求所以誣陷之者王亦自知不爲檜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

以爲不便檜知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
付俊俾贊其議俊果利其言皆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感
之至是得俊語復投其所甚然日召俊與謀共危王以万俟
卨在湖北嘗與王有怨故風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効鷹
犬章再上不報又風羅汝楫章六上又不報會王亦累抗
章請罷樞柄上惜其去以詔慰之曰曾居位之日幾何
而巧間之章踵至無亦過意爲之憮然力辭八月還兩鎮
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舊制詞有奮身許國影趙
士之曼纓勵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劍表王之志終始不替
也於是檜俊之忿未已密誘王之部曲以能告王事者寵
以優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王微有怨者輒引致
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穎昌怯戰之故
爲臣雲所折責比其凱旋王猶怒不止欲斬之以諸將懇
請獲免又因民居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王
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王父子使人
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
將不勝其怨矣檜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劫之貴
懼而從時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王
且位副張憲屢以姦貪爲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點卒
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

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鷓兒鷓兒者擊搏無義之稱也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於是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皆王之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而因及其父子庶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付王俊妄言張憲謀還王兵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于已時俊附檜檜方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無敢違忤是非黑白在檜呼吸間自非守道不屈之士未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唯其所使憲未至張俊預爲獄待之屬吏王應求請於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恐壞亂

祖宗之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羊書命憲

西坡

一日二

林

營邊兵計憲被血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以獄之成告于檜十月赦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王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乱若妄有造證動搖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召王父子前一夕有以檜謀語王使自辨王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某心耳初命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不知所問策譁言王之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王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王之子雲以書與憲貴令之譬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證

者自十三日以後坐係兩月無一問及王高等皆憂懼無辭以竟六獄或告高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固可罪也高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札下寺命以此詰王尚先令簿錄王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使證王逗遛而往來月日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傳會其獄會歲暮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瓜畫其皮幾盡良久手書小帋令老吏付獄中遂報王薨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其具獄但稱以衆證結案而王竟無服辭云憲與雲俱坐死幕屬賓客于鵬等坐者六人獨參

卷之九

十一月十二

徐

謀薛弼嘗有德於高爲憲湖北時檜在永嘉日又嘗從檜遊且恭奴事得其權心及在莫中知檜惡王動意輒報得不罪遷王家族於鎮南與張憲並籍沒貲產檜使親黨主會搜括家無儋石之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初王之獄檜以忌然成隙待王以必死何鑄旣明王無辜失檜意遷鑄執政而俾使虜寶奪其位高自請任其責乃擢之爲中丞專主鍛鍊獄之未成也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卒以罪去知宗士優請以百口保王高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

寃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誣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
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傳選等以傳會遷轉有差後王
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從者賞違者刑苟知避
旣無不籍結奉承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詳引先面
諭且甘言撫勞之曰毋恐第證一句語今日便出先唯唯
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果即伏遂釋之不
逾半刻唯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王
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
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檜竟不納王死洪皓時在虜中馳
蠟書還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王號之爲

四十五

九百十一

徐

岳爺爺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
皓還朝論及王死不覺爲慟上亦素愛王之忠聞皓奏益
痛悔焉薨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
亦怨秦檜云查籛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某深入
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金人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
而岳某方爲河北酋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某而
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沈尚書介謂岳霖曰王
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王獨清檜
方私虜而王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忠文王紀事實錄

四

忠文王紀事實錄

行實拾遺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從 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

二十三

王

一

王欣拜且泣謝不孝自歸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效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跌足扶襯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于墓朝夕號痛又刻木為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絰自 二聖北狩夷狄猾夏王每懷誓不與

遽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
其後援筆爲詩詩經行紀歲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
念手攘群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慶吉湖湘之寇皆同
時諸將所不能爲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曰此蜂蟻之羣
也豈足爲功比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復 二聖取
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
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
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却夷狄掃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
顧王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太尉則曰腥羶叛逆之族尚
據中土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胡敗
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爲謀貪冒爵祿又曰俟臣功績有
成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尺
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七稱其尊朝廷及賜詔
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江
州十一年禦兀朮舒州俟命之類是也視國事猶其家常
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
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
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奉身儉薄食不二葢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
不求華巧旁無姬妾留帥吳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卜女

交驩嘗得名姝有國色飾以金珠寶玉資奩鉅萬遣使遺
王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王讀之甚不樂即日報書厚遣
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
結好王曰吾少師於某厚矣然國耻未雪聖上宵旰不寧
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女歸益敬服以
爲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
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有勸者輒怒之見
妻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汝旣與
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搗練者聞王
歸即遽止

四十五

十一

朝廷命王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王威名獨不敢
窺荆襄常出淮西侵寇王守已地之外又屢爲應援十一
年虜入壽春踰淮而來王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念
虜旣入寇巢穴必虛乞出京洛以制其弊復恐上急於退
虜是日復奏乞出勦黃相度先議攻卻皆未有詔也至援
濠州亦不待詔而行其切於謀國如此

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旤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
愴皆歔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銳不
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力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祈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疾亦不問桀虜勅敵衆人所避王獨行如隆冬按邊而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耻之喻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之語不顧目疾東下援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自力寒嗽疾馳先驅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平楊么之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之青萃於王州郡之所告急密謀之所探聞朝徹宸旒暮馳莫府一日之間既命圖襄漢又命圖楊么交至沓集王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平居憂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廩便漫不加卹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頰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待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乎即募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贖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爲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上嘗手書勸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科等以營田還荊湖之民至今

賴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主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
貪蠹國害民之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詔札則曰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又
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於
臣節見於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類不可
殫紀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
將上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
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天下而
家積鉅萬嘗謂其形迹已故憾之卒之日雖王會極力搜
括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蔽不止是興大獄數年盡
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

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王
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為起復制詞亦有厲票姚辭第
之志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晉鬼所向
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兵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鬪且多
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為精卒
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二曰謹訓習止兵

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
時如注城挑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
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
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子
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躡而踏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
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
之餘如傅慶以奉功誅辛太以違命誅任士安以慢令受
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荅曰任信
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
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

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
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
最下者同食樽酒鬻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
以水日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其備不獨入
詔詞有所謂絕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
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
妻妾遺之金帛中殷釐之勸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
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朝廷每有

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
藏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
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
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
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
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
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
欲自損其直二錢以授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
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
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
遁亡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
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
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典者
力止之騎曰寧為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
望者以為神

凡却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
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殫舉而最
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木十萬之衆兀木號善用兵

大懼重奪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計不足以搏匹夫
故王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謀以破曹成六年偽書以廢
劉豫之類不可槩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
動有功 冠三軍之勇 計然後戰等語

臨亨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
郢州城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 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
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未嘗
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為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
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

恩結於人心雖虜之僉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
年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忱查千戶高勇等之來
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無敵之勇宣子不殺之武
廣好生於朕志等語

權雖專豈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官率瓜時不
上詔王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王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
姓為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川安撫使牛臯為副使李尚義
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為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暈攝隨
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貳之張應攝鄧党尚友貳
之郡莫則孫革蔣廷俊邵休訾諧等多由小吏識拔人樂

於赴功朞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
辟置之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
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其遠權勢蓋如是諸大將貪
功王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上嘗賜
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
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宋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
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某善辭丞
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誘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
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
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
兵上初以畀王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畧無
溫色及復軍首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以除心腹患酈
復叛之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漿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
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爲甥壻高澤民僞爲之請而得之王
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回
白其事回乃奏云岳某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
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疇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
湖群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皆謂稱職
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某小心
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即報回曰岳某勇

於戰鬪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都統制出自朕意非因
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
亦爲之請毋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令劉
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
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
請以曹州率衆來之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
哭願還王戲下世忠以書來諭王荅曰是皆爲國家報虜
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某所之戰皆將士竭力

甲州

八

卷之五

左臣可功辭少保之章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以
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忽然
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上將士之功絲毫必錄行賞
於朝惟恐不厚或功優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爲之開陳然
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於
此轉餉之臣於軍湏無闕者皆上之朝如魯紆薛弼劉延
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
陳進等雖小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
清臣趙澗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沒暮上
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

人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朝廷舉察上所特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功以雲乃飛子不魯保明乞與特推異數王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陳立奇功者臣始所事狀得霑一級男雲無故遽躡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特俞其請帶造刺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於行陳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遷官職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議并臣之罪亦復難逃又云正已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若使男雲受無功之賞則是臣已不能正已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穎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蓋不特固執諫

避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勲勞復見西平之有子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鍤治農圃
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
以謫謫行至長沙賊酋劉忠者誘其附已以叛所罵忠不
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王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
居使諸子相處 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
奏曰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 聖造寬洪偶幸逃死于
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去
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其後
所軍次北京未及渡河貶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實
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彫喪後嗣零
落臣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
薦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又陳
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上
俞之復特賜其家銀絹百匹兩與一資恩澤

議論持正不善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
攀附意故卒以此賈斲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上所
親擢上賞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
難親冒矢石者

王得附竹帛之光以此好禮下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

人才士皆萃幕府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或語至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升首坐理軍務入則戎冠褰衣窮經傳或雅歌投壺持循禮灑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已功制詞所謂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又云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又云卑以自牧履馮異不伐之謀其類可考

秦國夫人李氏遺事

娶李氏名娃字孝娥奉其姑有禮度又能籌理軍事主出軍則必至諸將家撫其妻子以恩結之得其歡心在宜與日王嘗召至行在部下謀叛李氏得之不言一日會諸將于門即坐告之捕斬叛者一軍肅然

三六

諸子遺事

雲年十二從張憲戰憲得其力大捷號曰羸官人軍中皆呼焉王征伐未嘗不與京西之役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鄧州又攻破隨州潁昌之役大戰無慮十數合出入虜陳甲裳為赤體被百餘創然每戰捷王獨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王機莫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故任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畧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贈中大夫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

震故名霽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閤門祗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熈勒令致仕高宗皇帝屬
精萬幾首欲復王官而特宰万俟卨嘗主王獄力陳以爲
虜益猖獗方此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
之末虜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甫上書其
畧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
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
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
奮起之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 詔不可徒下也首
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
敢爲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
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義之氣沮矣自岳
某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
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
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聖臣則天
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
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
親之日檜旣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

我乃返徇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
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
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某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
將見其懽忻鼓舞吐憤紆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
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
者蓋爲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王家自便盡室生還竄
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王之姓同
易爲純州至是復仍舊號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徹
以御史中丞宣諭京西諸將與合軍陳謀以訟王之寃徹
論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
効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服先是王薨
一年前後年此日諸將復之武昌騎戲又一下卒忠義所
激自題一詩云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義不全尸武昌
門外千株柳不見楊花撲面飛聞者爲之悲泣罷遊暨
孝宗皇帝池祚云初首下詔曰故岳某起自行伍不踰數年
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
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
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某某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
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
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

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剪方張之劇盜名臣之難
揜衆所共聞曾中原方議於臺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
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惻於嶺表
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昇
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
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關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
語蓋指王建儲之議也子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拊葬子孫襁褓以上正官之俟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官憲子孫賜王家錢萬
緡建廟於鄂州賜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某舉
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
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
除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社再
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
秋毫無犯危身犯上確然不移爲有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

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
天下共知其冤霖對曰仰蒙聖慈撫念故家不勝感激

額天辨誣通叙

王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高宗皇帝受密
詔開霸府而王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位孤卿專制閭外
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
名既高讒甚橫出而王之迹始危矣是時城孤有恃勢可
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其鋒而王之加罪也何鑄薛仁
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
儂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關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方俟高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寵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參遷之寵矣王薨之後復有程宏面者大書直指以明王之冤幸而大明當天宏面之言適合聖意宏面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讓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王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

唐兒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霑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王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王之榮者也而其所以爲冤者不容不辨蓋王之旣端造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俊之怨王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追王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王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王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疆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王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踰於諸將

王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王尤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捨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撻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王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王之諸孫名甫者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王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王使山陽以摅接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王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其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其摅擁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王歎曰其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王之心而誚事於檜檜之憾王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王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王之子雲非以通書而致

變張憲亦非以謀復王掌軍而待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
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
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
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嗚呼冤哉洪皓嘗奏事而論及
王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王至
冤之爲岳爺爺及王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
和議自是可堅而查鰲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王深
人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
和請而岳某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圖必殺岳
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
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若夫辨冤之說金花碎編編之詳矣
不欲復贅

忠又王紀事實錄卷之五

表議

謝講和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其上表言八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乂姑從和好之宜眷澤誕敷輿情胥悅臣其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囊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顏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導中國豈其然乎恭惟 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竟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尚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叱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今誓願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

乞出師札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謀計日生浸益難畜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潛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

分屯要害進或無根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
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
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
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
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禱其
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
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
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
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
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
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偽忠義之人旋被屠
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
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
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
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 陛下高枕無北顧之
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
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取 進旨

乞本軍進討劉豫札子

大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管田大

使臣岳某言賊豫誅尚穴中上陵寢乏祀皇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茲豈嘗分命將臣且時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隔於王化僭偽穴於官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繆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愚忠畢罄於此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俟謹之至取進止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乞定儲嗣奏畧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淮樞密院奏勸會岳某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自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某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勿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

三六一

百十八

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旣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么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經之制面顏有覩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東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一進止

乞終制第二劄子

草土臣岳其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督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倍加倫等惟期盡忠瘡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突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畧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之所長今既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賈作銳氣苟不罄溼血誠披告 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隳上辜委寄伏望睿慈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太學 岳鄂王故宅也今司
土之神或曰即 王焉

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具
存 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
立民彝忠在令甲乃今右我
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猶
生時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
如此哉孝悌忠信自有撻甲
兵之道聲明文物仁義禮樂
所暨可以化夷為華我
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
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啓之此

所以詒王之憂也。王齋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幸其今爲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蝕夷狄其能侵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於爲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亦王所以宜食於故宅也。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

舍廬陵謝

起巖

蒐

王世系

勲閎凡旂鼎所銘冊書所著
奉常所議考功所錄州志家
乘野史所紀其涉於王者
輯爲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
事實錄不特使囿神貺者有

考抑以示安安靈娛之意又
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東
金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知
其僭是歲春二月望明善齋

齋諭學生

吳

安朝

謹識



戊子三月二十日送山活菴第十四集藏園主人
出示此書世所稀見德清俞陞雲番禺商衍
瀛杭縣卣章靜海高毓澎易水陳雲誥桂林
張書雲開縣胡嗣瑗貴陽邢端同敬觀

商衍瀛識時年七十有八

江夏傅薇萊杭縣袁毓麇許寶衛同觀

江夏傅薇萊杭縣袁毓麇許寶衛同觀
商衍瀛識時年七十有八
戊子三月二十日送山活菴第十四集藏園主人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忠文王紀事實錄/[宋]謝起巖撰.—北京: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2006.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88-3

I. 忠… II. 謝… III. 岳飛(1103-1142)—史料
IV. K8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48313號

ISBN 7-5013-3088-3



9 787501 330881 >

書名 忠文王紀事實錄(全四冊)
著者 [宋]謝起巖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2391

E-mail: bjtsli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實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蔣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九二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88-3/K·1365

定價 一—二六〇圓

